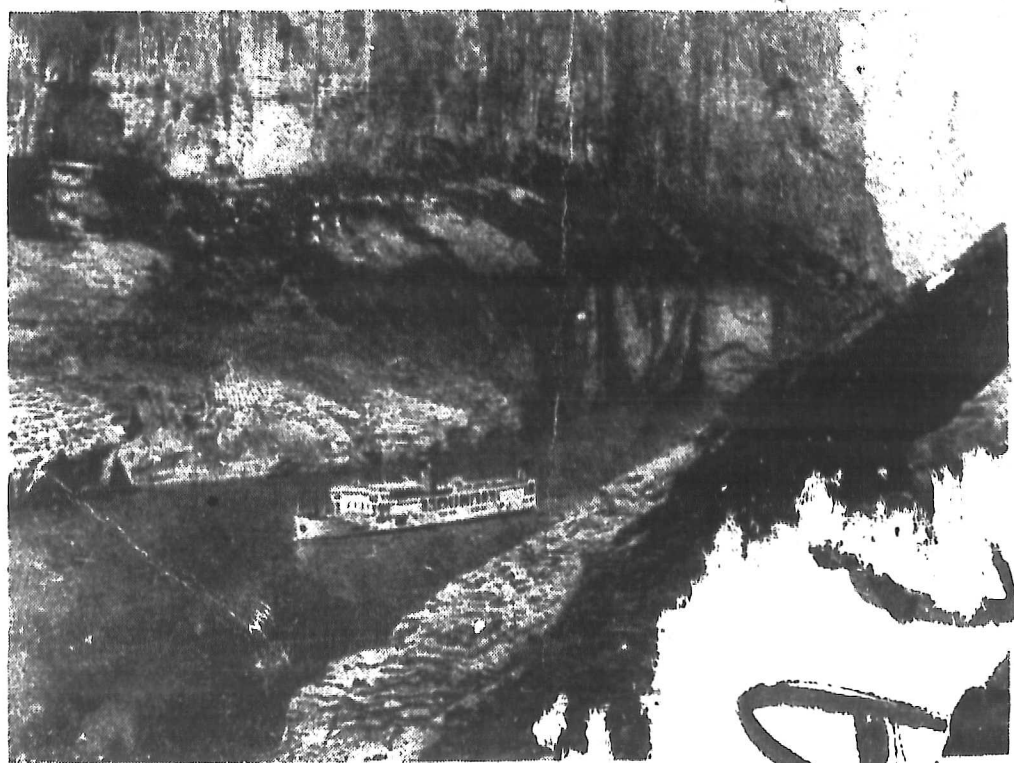


入蜀記

朱 傑 著



印書館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朱 俠 著

入 蜀 記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自序

人生一游局耳。所謂天地爲逆旅，光陰爲過客；不及時游覽山川，悔將何及？故放情山水，非謂有所寄托。晉之謝靈運，明之徐宏祖，蓋異世而同感者。

余此次入蜀，南窮楚道，西極岷峨，大雪嶺之嵯峨，崑崙山之雄偉，盡收眼底；涉覽所及，江山萬里。櫓聲帆影之中，每寫爲游草，凡得五篇：

- 一 三峽勝覽；
- 二 蜀江紀行；
- 三 平羌江紀行；
- 四 峨眉紀游；
- 五 歸航。

歸航無賴，略加整理，彙爲一編，命曰入蜀記，以公同好。中華建國二十五年八月，浙西朱僕序於
三巴歸航途中。

目次

三峽勝覽

- 一 綺麗之神話……………一
- 二 西蜀地形天下險……………四
- 三 長江下游風光……………六
- 四 武漢三鎮攬勝……………八
- 五 荆襄一瞥……………一〇
- 六 三峽攬勝……………一三
- 七 西上秭歸第一峽……………一七
- 八 巫峽雲深……………二三

九 夔門及白帝城……………二六

蜀江紀行……………二九

一 萬縣……………二九

二 忠州……………三一

三 涪陵及重慶……………三二

四 長安寺 慈雲寺……………三四

五 江津……………三六

六 合江 瀘州……………三七

七 敘府……………三九

平羌江紀行……………四三

一	漢嘉山水	四三
二	平羌江	四五
三	上湖岷江	四九
四	凌雲山	五二
五	烏尤寺	五五
六	嘉州阻雨	五七
七	別嘉州	五九
	峨眉紀游	六一

一	峨眉攬勝	六一
二	發嘉州	六七
三	報國寺至大峨寺	七〇

四	大峨寺湖黑龍谿至洪椿坪……………	七六
五	發洪椿坪歷九十九倒拐宿九老洞仙峯寺……………	七九
六	發九老洞仙峯寺登金頂……………	八三
七	雪嶺大觀……………	八九
八	下山……………	九三
歸航	……………	九七

入蜀記

三峽勝覽

一 綺麗之神話

蠶叢及魚鳧

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

不與秦塞通人煙

西當太白有鳥道

可以橫絕峨眉巔

地崩山摧壯士死

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

西蜀自來是詩人懷念之地，他富有綺麗的神話，縹緲的傳說。他周圍四塞，長山大嶺，環繞南北，僅有棧道千里，與關中相連。遠古的神話，縹緲難稽，而蠶叢魚鳧的世界，也正是詩人幻想所寄托之

三峽勝覽 一 綺麗之神話

692.7
835
3



鄉。太白短短的幾句詩，可以表現一位絕代詩人豐富的想像。

講蜀中神話最詳細的，要算是華陽國志了，志爲常璩所作，成於東晉，故尙保留許多遠古傳說。其卷三蜀志云：

「蜀之爲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蟠，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家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立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悅之，納以爲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以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

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

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

杜宇傳說，至爲旖旎，大概杜宇教民稼穡，功在人間，不幸爲亡國之君，故蜀人思之，造爲種種傳說。成
都紀云：「杜宇繼魚鳧之地，秦惠王滅蜀，封公子通爲蜀侯，望帝傷之，悲鳴而死，化爲杜鵑。」（一名子
規）高適詩云：「子規猶是蜀王魂。」李義山詩云：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

明高奕宣詩云：

最是空山啼望帝

聲聲思蜀總難聽

自此杜宇啼血，遂成中國文學上不可或缺之典故。蜀人必有難言之隱，故藉杜宇以喚起國魂，否則
何以流傳民間若是之廣耶？至今郫縣猶有望叢祠，祀望帝，更有古望帝陵，亦可見傳說之深入人心
矣。

二 西蜀地形天下險

井絡天彭一掌中

漫誇天設劍爲峯

陣圖東聚夔江石

邊柝西懸雪嶺松

堪歎故君成杜宇

可能先主是真龍

將來爲報奸雄輩

莫向金牛訪舊蹤

——李義山

自來形容四川地形之艱險，首推李諲仙之蜀道難，杜少陵之自秦州至成都詩，而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以及秋興諸首，亦復沉鬱深遠，寫盡三峽清秋景象。少時每一讀此，輒流連不已，神往瞿塘滬瀨之間。此外更有『五丁開山』的傳說，亦可表現蜀道之艱險。

『周顯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爲五嶺，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塚，穿平石上爲望婦塚，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塚。』（華陽國志）

按五丁開山之說，流傳甚廣，此謫仙之所以有『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也。余此次入蜀，擬窮三峽之勝，弔屈宋故里，北登劍閣，西上峨眉，周覽巴蜀，踰秦而返。太白詩云：

問君西游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

余則以爲山水愈險愈佳，長征愈遠愈壯。吾意旣決，遂以二十五年七月三日，搭江輪西上。以上爲本篇發凡，不過爲蜀游之憧憬而已。尙未及於游程也。

三 長江下游風光

浩浩長江水

浩渺不可測

千里出巫峽

猶帶雲夢色

前浪復後浪

滔滔無終極

前人復後人

悠悠安可卽

萬古作南濱

歲月無盈昃

江風迎面來

使我長太息

——朱僕

七月三日，微雨中發自下關，候至傍晚，江和輪始遲遲而至。時一江煙雨，風浪正大。離客傷懷，倍覺淒切。須臾山隨柁轉，江流寥闊，鍾阜三山，已盡在蒼茫間矣。午夜始抵蕪湖，舟人卸貨，擾攘通宵，風聲雨聲，令人不能成眠。

七月四日黎明，自蕪湖啓行，始沉沉睡去。九時起牀，風雨大作，兩岸雲山，盡在縹緲中，江間波浪

汹涌，似在大海間也。午後睡起，風雨未已，愁人天氣，離人情緒，爲之淒然。時荻港銅陵，相繼而過，兩岸佳木長林，鬱鬱相望，漁村點點，邱陵起伏，時有浮圖一二，聳峙山上。夜雨中抵安慶，深夜已入贛境。翌晨（五日）起來，小孤山已聳然在望矣。山峭壁聳秀，孤峙江心，有尼庵高据危崖，琳宮紺宇，掩映丹崖叢翠之間，景象至爲奇麗。過彭澤縣，縣址三面倚山，一而臨水，山頭雉堞，宛若游龍。午過湖口，大孤山迢迢在望，而雨雲重疊，不見廬山真面目；然七嶺挺秀，固在想像中也。二時至九江，登岸上延支山，有石獅二，姿態雄渾，聞爲魯肅開府柴桑，都督府前遺物，余昔游九江，已驚其奇，茲游重訪，遂攝影留念。二時四十分船開，六時二十五分至武穴，皖鄂贛三省邊境之重鎮也，古色黯然，似安慶而小。夜皓月當空，波光如練；九時二十五分過蘄春，山色微茫，月影徘徊，風光勝極，散步江上久之，不覺夜之未央。

四 武漢三鎮攬勝

七月六日侵晨，散步甲板之上，江流蒼莽，浩無際涘，蓋已過黃岡，近三江口矣。十時，武漢在望，蛇山南橫，漢水西來，三鎮鼎峙，形勢雄壯。登岸先游漢口，駛車至張公堤，堤高四十尺，長數十里，其外洲渚縱橫，煙波浩淼，此隄繫漢口安危，當年辛苦經營，功不可沒也。歸至中山公園，繞池一週，園中花木修整，亭榭相望，年來漢臯市政猛進，卽此一端，可以見之。又駛車過舊德租界日租界，至古德寺，寺門東向，內爲天王殿，再進爲大殿，係印度式，數年前留學印度僧某歸國後所建。宛然西班牙式之教堂也。

漢口商店林立，街道修潔，然受不景氣影響，亦現蕭條之象，惟有銀行業扶搖直上，大廈連雲，經營之興，造不已，經濟凋敝與銀行發達適成對照，誠社會之眞病也。

午後搭輪渡江，至武昌漢陽門，登黃鶴樓故址，「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今則併

樓亦成陳迹，憑弔感慨爲之低徊不已。樓後倚山有奧略樓，高凡三層，飛簷凌風，複宇齊雲，差可想像黃鶴樓之雄姿。惟浩浩長江，終古如斯，而漢陽煙樹，鸚鵡汀洲，猶歷歷在目也。感時傷懷，爲賦七律一首：

武漢當年擁上游

建牙駐節冠諸侯

蒼蒼雲夢連三楚

潏潏荆襄扼九州

應有忠貞能卻敵

豈宜袍澤忘同仇

前朝割據終陳迹

何處臨江黃鶴樓

下山駛車至洛珈山，游泳東湖，武漢大學建築宏麗，不愧爲新式之學府。歸途至寶通寺，依山建築，層累而上，傑閣凌雲，浮圖耀日，塔凡七層，聳臨洪山之上，登臨而望，目極漢皋。又過東嶽廟，長春觀。重至江干。夜十時船開，武漢三鎮，漸隱水雲間，僅餘燈光一線，漸遠漸杳，而皓月當空，江天一色，空明晶瑩，不啻廣寒宮中也。

五 荆襄一瞥

潁潁荆襄地

當年割據州

營連九節度

星動五諸侯

已共長江險

應關上將憂

郭門傳息壤

不障洞庭流

——王士禛

七月七日晨起，已過赤壁，江流浩渺，頓現雲夢景象，蒼莽之中，寓寥廓之意。沿岸人家稀少，蘆荻縱橫，幼時讀鄧白石道人詩，固已熟悉其境。下午三時三十分，抵城陵磯，人家數百，雉堞尙存，洞庭湖挾沅湘北流，入長江之口也。聞水手言，此去宜昌，過監利石首等縣，港灣紛歧，湖澤碁佈，爲水寇出沒之地，行旅視爲畏途。至六月一日止，船上猶有英水兵同行也。夜過監利，本日爲舊曆既望，江干月上，

水天一色，與同好二三人，共飲船首，明月清風，流連忘倦，舉杯觴月，不知夜之未央。

八日晨興，船過郝穴，一荒涼之水鎮也。江岸潏潏，一望無涯。回想荆襄一帶，昔爲長江上游重鎮；春秋之時，郢已蔚爲大國。三國六朝，代有人物，今日寥落至此，不勝低徊。向晚船近沙市，爲棉產地，運川頗多，江岸卽有棉廠一家，大廈凌雲。黃昏上岸游覽，沿大街行，寄出航空郵件，又參觀市面，街道尙爲整潔，商店亦頗繁盛，惟電燈暗而不明，是其缺點耳。夜飲於神甫與人 *Hoteliers* 處，詢荆襄情形，聞隨州安陸，仍有小股匪共出沒；而新隄洪湖，則宿爲水寇之藪，行旅裹足。又謂九里外爲荊州府，然已荒落不堪云。十時始歸船就寢。

七月九日，船啓旋沙市，上午過江口；午後三時，過洋溪鋪，青山千疊，迎面而來，蜀雲在望，三峽之游可如願以償矣。過枝江，有古廟臨江，飛簷崇脊，作風頗佳。地有庾臺，又有懷王家，王漁洋詩所謂「庾信臺空在，懷王家尙疑」是也。按史記楚世家，熊繹始封丹陽，裴駟集解：在枝江縣，然則枝江乃楚始封之處，實南方文化之發源地也。遠近邱陵起伏，有浮圖二三，錯落其間。五時許過白洋，山上電線，橫江而過，江水沖刷巖岸，已呈嶙峋景象。六時三十分至宜都，遠山合抱，地勢開豁，按宜都七國時

楚之舊都，三國時始改爲宜都郡，千古以下過其地，猶令人流連無已。過虎牙峽，兩山相望，如虎牙交錯，水經注所稱荆門虎牙，楚之西塞是也。夜至宜昌，卽夷陵州，古曰西陵，又稱峽州。水經注云：「楚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西陵，二十一年燒夷陵」是也。公孫述拒岑彭，陸遜拒昭烈，陸抗拒王濬，皆以此地爲攻守要害。因到時已黃昏，未及上岸，時天氣酷熱，雷電交作，電光中遙見西方層山千疊，蓋卽巫山脈矣。

七月十日，至宜昌散步，游公園，品茗其中。宜昌市面，與沙市相若，市容亦尙整潔。聞有三游洞，白樂天元微之嘗同游於此，各賦詩二十韻，白記其事，洞以名焉。地當東來入峽之首，去宜昌十餘里，欲訪不果。晚在船上整理游草，擬以明日正午，換船上溯三峽。從此當入勝境，至於三峽樓臺，兩川風光，請於下章中述之。

六 三峽攬勝

三峽形勝，今人於少陵詩中讀之熟矣。按少陵游蜀凡八年，而在夔獨三年，平生所作詩凡千四百六篇，而在夔者乃三百六十有一。吾人讀夔府諸詩，沉鬱蒼涼，想見三峽秋深景象。所謂三峽，名稱不一，普通以巫山之巫峽，巴東之巴峽，秭歸之歸峽，並稱三峽。少陵詩所謂「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是也。亦有以西陵峽瞿塘峽巫峽並稱三峽者。大清一統志云：「自夷陵州泝江而上，二十里爲西陵峽；又西卽夔州府奉節縣之瞿塘峽，巫山縣之巫峽，江水歷峽中至西陵峽口，始漫爲平流，州當其衝。」而峽程記則云：「三峽謂廣溪峽明月峽仙人峽，其瞿唐灩澦皆不與者誤也。」近航路開通，三峽形勝，歷歷在目，據海關實測，自宜昌至夔州府，凡長一百有十海哩，其間成峽者，合四十九里；峽亦不祇三，言三峽者，舉其成數耳。各峽長度如左：

黃貓峽及燈影峽（卽西陵峽）

一三

海哩（一海哩合三·二一七華里）

牛肝馬肺峽

四

兵書寶劍峽

二·五

(西部即巴峽)

巫峽

二五

風箱峽(即瞿塘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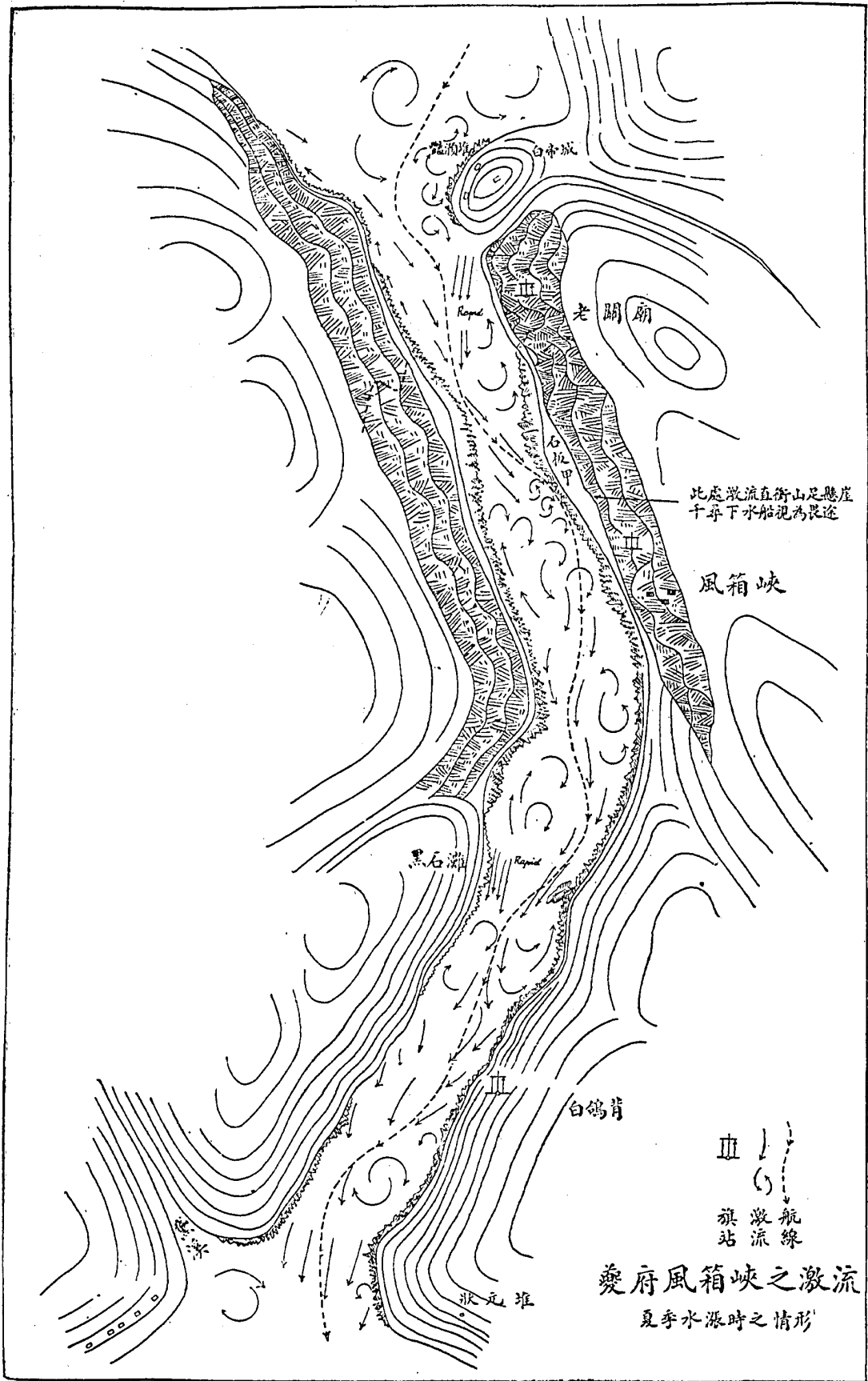
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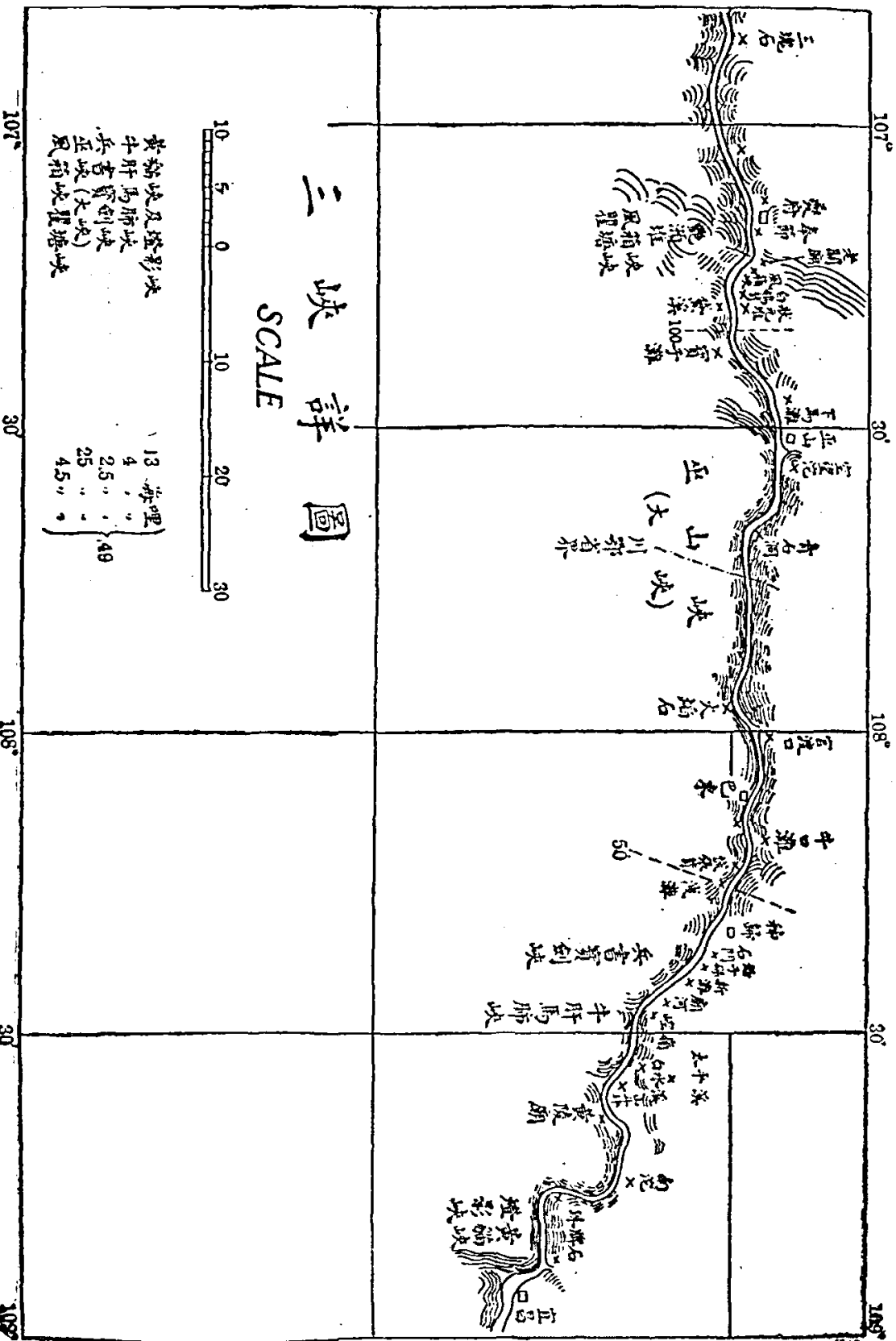
峽中寬度，平均自二百五十至三百碼不等，但巫峽之火焰石，風箱峽之黑石，則寬不過百五十碼。中水深，淺水時平均自三十至四十五 fathoms 不等，淺者不過六至八 fathoms，深者且至六十 fathoms 以上。每遇七八月間，山洪暴漲，江流湍急，飛雪奔雷，驚濤駭浪，化為無數旋渦，所謂「江間波浪兼天湧」，洵非過語。三峽形勝，故籍中言之熟矣，略舉數則，以供省覽。酈道元水經注云：

「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障，隱蔽天日……崩崖所隕，謂之新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

袁崧宜都記云：

「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

其他紀游之文，寫景之詩，屈宋辭賦，杜（少陵）王（漁洋）文章，實美不勝收焉。

七 西上秭歸第一峽

斜月楚山外

寒江初上湖

左徒遺廟在

未惜馬蹄遙

國破憐哀郢

魂歸賦大招

雲旗空悵望

回首木蘭橈

鷓鴣鳴何早

鳥飛思故鄉

如何懷郢路

終自棄沅湘

三戶餘秋草

千山滿夕陽

武關嗚咽水

猶怨楚襄王

——毛士禎

入西陵峽，首爲歸州，爲屈宋故里，所謂「江山悲屈宋，戰伐憶孫劉」是也。按酈道元水經注：秭歸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姚寬西溪叢話亦云：歸州有宋玉宅。江山靈秀，誕生才人，加以夔府有少陵瀼西宅，秭歸香溪尚有村，爲明妃故里；美人名士，麇集斯土，豈非山水鍾靈所致歟！按中國文學，自漢以來，朔風變楚，夔巫一帶，實爲吾國文學發源地。誦高唐神女之賦，詠懷秋興之詩，朝夕懷想，時縈夢寐久矣，今得於數日內盡覽三峽之勝，憑弔屈宋故里，流連瀼西少陵宅，其快慰乃如江漢朝宗，僧侶巡禮，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茲本旅中印象，紀三峽游踪如次：

七月十一日午，乘船發自宜昌，漸駛漸深，迎面層山飛來，杳不知其所窮。去宜昌二十里，爲西陵峽，江流宛轉，山勢縱橫，或屈起如竿，或陡落似屏，或臨風似美人，或駢立如玉筍。凡三折始抵黃陵廟，廟在山麓，祀禹王，廟後峯頂，有人牛像，宛然如畫。余有詩云：

寂寂黃陵廟

迢迢白帝城

雲深巖穴暝

灘急客心驚

漁火荒邨盡

江潮子夜生

巫山峯十二

殘月幾人行

再前卽黃牛峽，巨石突兀，橫遏江流，如人負力牽牛之狀，古來有諺云：「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嘗引此諺入詩云：

三朝上黃牛

三暮行太遲

三朝復三暮

不覺髻成絲

漁洋詩亦云：

秭歸來百里

突兀見黃牛

下水纔朝暮

行人已白頭

皆言其灘急峽險，不易上下也。再前山勢稍豁，回首宜昌，已隔萬重山，又前秀峯插空，山迴路轉，至嶺峽，卽漁洋蜀道驛程記所謂空舲峽，絕壁橫天，相去數丈，江濤滾滾，自峽中來，入蜀等一險灘也。峽流至此，激成漩渦，衝波怒浪，瀉爲危灘。峽外雲山迢遞，風帆片片。沿岸瀑流琤琮，滌人耳目，倚山臨江，頗多古廟，琳宮梵宇，飛閣相望，讀杜詩「三峽樓臺淹日月」，今始神會其境。

再前至新灘，江流更急，山勢更險，入蜀諸船，多受其厄，前後輪舶沉者，凡七十餘艘。酈道元水經注云：

「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三年又崩。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簾或方如屋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新崩。」（註）

范成大入蜀記亦云：

「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漢晉時山再崩塞江，所以後名新灘。石亂水汹，瞬息覆溺，上下欲脫免者，必盤博陸行，以虛舟過之。兩岸多居民，號灘子，專以盤灘爲業。」（按今日此業尙存，洩輪而上，名曰絞灘。）

王漁洋新灘詩自注亦云：

「楚蜀諸灘，首險在兵書空艚二峽間。」

皆言新灘之險。再前至兵書峽，峽半石壁有洞，中有石形如卷帙，俗謂武侯兵書。漁洋詩所謂「兵書峽口石橫流，怒敵江心萬斛舟」是也。其地絕壁連天，猿鳥難渡，乃有此奇迹，令人神往。余有詩紀之

云：

兵書峽口水縈紆

遙對夔門八陣圖

絕壁風雲猶護蜀

大江波浪失吞吳

永安宮館蒼茫盡

白帝城樓縹緲無

天遣艱難扶漢祚

至今遺廟滿荆巫

過兵書峽，西卽秭歸城。樂史寰宇記曰：春秋時爲夔子國，秦爲巴郡，漢爲益州郡。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地爲屈宋故里，水經注曰：秭歸鄉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原宅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搗衣石尙存。城半山半郭，風景至佳，展覽江山，緬懷文藻，成五律一首：

屈子魂歸處

蒼涼亦可悲

城名夔子國

地卽女嬃祠

王業艱危日

行吟澤畔時

江山故宅在

腸斷汨羅辭

向晚過慌張背，已入巴峽，急流湧蕩，掩甲板而過，盡力上駛，始過險境。夜泊巴東縣境，眠露臺上，空山獨夜，旅況淒清，仰看斗牛，星河搖影，讀少陵開夜一詩，如臨其境。夜深萬籟俱寂，惟聞猿嘯難流之聲。五更夢迴，殘月淒清，而斗轉星移，銀河寥落，今宵酒醒何處，豈知身在幽谷耶？

(註)按水經注之新崩灘，未必即今日之新灘，此點王士禛嘗疑之，蜀道驛程記曰：「入蜀記謂南曰宜漕，北曰龍門，或謂即注之新崩灘，然彼乃巫峽中大巫山之上，去此已二百餘里，土人云：此本舊灘，嘉靖中龍起山崩，水勢騰湧，因號新灘。按放翁已謂新灘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則其由來舊矣。」

八 巫峽雲深

搖落深知宋玉悲

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

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

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

舟人指點到今疑

——杜少陵

曉月中發自牛口灘，雲深穴暝，宿霧未收，五六里至巴東縣。縣倚山而江，當三峽之中，羣巒合抱，怒流前橫，蓋深山幽谷中之僻縣也。再前過官渡口，鐵壁橫天，青障連雲，巫山十二峯，縹緲而來，十二峯曰：望霞、曰翠屏、曰朝雲、曰松巒、曰集仙、曰聚鶴、曰淨壇、曰上昇、曰起雲、曰飛鳳、曰登龍、曰聖泉。山皆石骨嶙峋，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有窈窕如美人，有蜿蜒似龍蛇，縹緲秀逸，不可名狀。自峽中上望，

十二峯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有一峯纖麗奇峭，卽陸游所謂神女峯也。王漁洋詩云：

十二峯娟妙

輕舟望是非

青天半雲雨

夕日亂煙霏

瀑水臨江合

神鴉出洞飛

朝雲無處所

應待楚王歸

巫峽在三峽中爲最長，俗稱大峽，蜿蜒曲折，百四十里，山深谷幽，灘急水湍，其間巨石橫吞，銀潢倒瀉，飛雪奔雷，驚心怵目。將出巫峽，爲巫山縣，有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大江，自西而望，聳然挺秀。城西三里許，更有高唐觀，宋玉高唐賦曰：

「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卽指此也。嗚呼，「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神女，豈夢思哉？更有神女廟，在筵篔山下，遠望雲山蒼茫，江流掩映，誦少陵詩「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句，不禁感慨繫之，因詩以弔之。

曰：

西入巫山第一城

高唐辭賦久心縈

楚王宮裏風流盡

神女樓邊夕照明

十二峯頭雲縹緲

三千仞下水琮瑋

劇憐搖落江關恨

誰識蒼涼宋玉情

九 夔門及白帝城

蜀主窺吳幸三峽

崩年亦在永安宮

翠華想像空山裏

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

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鄰近

一體君臣祭祀同

——杜少陵

出巫峽西上，過下馬灘，不久卽爲瞿塘峽，俗稱風箱峽是也。峽長不及巫峽，而雄偉過之。過狀元堆，黛溪自西南來，二流相激，蕩爲無數旋渦，而兩山相並，高千餘仞，初疑無路，繼見懸崖疊壁中，一線微通，江流激越，奔騰直下，卽著名之瞿塘峽也。過黑石灘，江更窄，灘更險，江自西南來，怒濤直衝石板甲，折而東流，下水船偶一不慎，輒衝絕壁下，無倖免者。再西爲老關廟，回首夔門，兩崖相向，崢嶸鐵壁，

直上干霄，紫鵲凌厲，各不相讓，長江之險，無有過於此者，雖蜀之劍閣，秦之函谷，不是過也。故漁洋詩云：『已失夔門險，誰云蜀道難。』言夔門一失，全局皆輸，三忠（陳士奇、王行儉、王錫）同死，獻賊之難，雖慷慨就義，然事已無濟矣。西入夔門，爲白帝城，高踞山巔，大廈連雲，然城址已平，郭樓亦杳。『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今成陳迹耳。下當峽口，有巨石橫流，爲滄瀨堆，諺云：『滄瀨如象，瞿塘莫上；滄瀨如馬，瞿塘莫下。』言其險也。自江上望之，出水面不過十丈，亂石鑿空，勢如排戟，以正當夔門，故形勢至險。再上爲夔州府，今奉節縣治，百雉逶迤，千家櫛比，有襄西宅，爲少陵草堂，想像當年夔府孤城，秋高氣肅，少陵心依北斗，身羈瞿塘，『匡衡抗疎，劉向傳經。』以喻己之心事。『信宿漁人，清秋燕子。』以喻己之飄泊，然古今名句，每從飄泊中來，『艱難詩萬首，夔府至今名。』豈偶然哉！因作七律一首：

白帝城高曉角哀

夔門雄勝自天開

襄西不見先生宅

遺碣空留萬古苔

巫峽蒼茫雲外去

蜀江宛轉雨中來

劇憐劍外行吟日

千載長懷屈宋才

再西爲八陣圖，當魚腹浦，成都圖經云：武侯之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荆州圖經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碁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間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冬水退後，依然如故。」按漁洋蜀道驛程記云：「魚腹浦磧上觀八陣圖，所謂六十四陣如棋盤，二十四陣如偃月，不甚可辨。」然至清初尙有遺蹟。今則夏水方漲，全沒水中，僅存其名而已。過夔府城，已出三峽，回首東望，山巒重疊，巫山山脈自東北來，直走西南，羣山合抱，了無闕處，大江自西來直衝山腳，不知其自何處流去也。蓋自開闢以來，江流與山石相搏，不知經幾許年月，不知歷幾回滄桑，始橫斷巫山，鑿成一線，而浩浩之勢，曾不稍殺，山得水益奇，水激石益怒，此三峽之所以號稱天下奇觀歟！

蜀江紀行

一 萬縣

千秋南浦地

險阻控三巴

惡少仍雕面

通侯各建牙

何人飼豺虎

吾道一龍蛇

鼓角寒城暮

江流捲白沙

——王士禛萬縣有感

七月十二日，舟上三峽，已過瞿唐；惟江流仍急；灘石橫生，暗礁四伏。午後過雲陽縣，樂史 寰宇記云：『本漢胸臆縣地，屬巴郡；唐屬夔州，上水去州二百里。』對岸有張桓侯廟，頗為宏麗。夜至萬縣，即漢胸臆縣，常璩華陽國志云：『在郡（指巴東郡，治魚復縣）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靈壽木，鹽井靈龜。』城依山而築，為宜昌 重慶間第一大埠，綽扼全川，控制三巴。遠

望滿山燈火，燦若繁星。在甲板上候蓉生不來，本擬輕舟往訪，因天晚雨甚，人地生疏，不得已作書與之，約在重慶相晤。夜深人靜，萬籟俱寂，一枕雨聲，清寒達旦。

二 忠州

萋萋芳草認忠州 雲氣蒼茫古渡頭 聞道蛾眉能卻敵 爭教上將反降讎

劍光鬢影寒霜重 駿馬秋風塞草愁 當日雄師逼宇內 勤王偏仗木蘭謀

——朱僕忠州弔秦良玉

七月十三日晨，發自萬縣，曙光乍啓，宿霧猶凝。兩岸崗巒重疊，仍多峻嶺，惟已不若三峽之險阻耳。午過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地，明季秦良玉誕生之處也。良玉以弱女子興師勤王，戮力抗賊，當年雄兵重鎮，遍佈宇內，而必待一奇女子出師拒敵，亦可歎矣。然今日中原多難，又安得一奇女子如良玉者一振人心耶！再前過高家坊，農家多築木爲屋，白板疏櫺，似瑞士之鄉邨，異常雅潔。向晚過豐都，水經所謂「逕東望峽東歷平都」者也。漢爲平都縣，屬巴郡。城依山臨江，當后河入江處，長江至此，作大迴環，夜泊小村，四圍山色，一江煙雨，夜深聽潮聲雨聲，至爲清越，霖雨連綿，徹宵猶未已也。

三 涪陵及重慶

塗山斜月落

巴國曙鷄鳴

亂艇煙初合

三江潮夜生

霜寒催曉角

石氣肅高城

不寐聞猿嘯

迢迢入峽聲

——王士禎渝州夜泊

七月十四日，黎明即發，晨起已過涪陵，漢為枳縣，屬巴郡。按巴為春秋時大國，其疆域且大於蜀，嘗與楚爭衡。華陽國志云：

「其地東至魚復（今白帝城）西至夔道（今宜賓縣）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土植五穀，牲具六畜……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

又云：

「巴子時雖都江州（今重慶）或治墊江（今忠州迤西墊江縣地）或治平都（今酆都）」

後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其畜牧在沮，今東突破下畜沮是也。又立市於龜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

由此可見巴國之大，奄有漢中及今四川東南，而重慶、墊江、酆都、閬中、涪陵，並其政治中心所在地也。涪陵當烏江入長江之口，水色清碧，與江流黃濁不同，所謂涇清渭濁，截然可分者也。今日天雨，雲滃似墨，兩岸瀑布流泉，淙淙不絕。飛虹懸練，婀娜多姿。遠望層山隱現，縹緲煙雨間，白雲陣陣，起自山巔，一幅絕妙之米襄陽煙景圖也。過界沱，北岸有懸崖，刻二神像，一似老君，一似天官，左側有瀑布飛下，而松柏蒼潤，景殊幽勝。晚過巴峽，江流曲折，三回如巴字，一稱銅鑼峽。繼抵重慶，當嘉陵江與長江之匯，東北曰江北，東曰海崇坊，龍門瀨，皆建在巖石之上，城依山築，高下難行。重慶、漢江、州縣，隋開皇元年，改爲渝州，李青蓮詩「夜發青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是也。城對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自城中而望，雲鬢凝翠，煙嵐橫黛，山勢飛動，如列長屏。夜至市散步，至青年會，報名加入峨山旅行團，瀏覽街市，卽歸艙就寢。

四 長安寺 慈雲寺

七月十五日，偕 Dr. Straßl 至重慶散步，品茗，公園購得峨眉山志，民國二十三年釋印光重修，其序中有云：『清蔣虎臣山志，以敘述山峯之聳峻，巖壑之幽秀，風雲之變態，寺宇之興廢而已。至於普賢與慈運悲，四衆竭誠盡敬之所以然，尙不能稍爲形容；況菩薩之本地風光，四衆之心契覺海者，又何能一爲形容耶？』蓋純從釋家立場，重修山志。然自有天地，卽有峨眉，山水自有其本真，何嘗因普賢而後顯耶。印光嘗修



普陀志、五臺志，今將更修九華志云。參觀長安寺，有接引佛三尊，皆係金身，高可二丈。又至公園散步，夾竹桃成林，高且數丈，爲他處所罕見。購四川土產少許，托 Dr. Strassl 帶回，因渠卽於明日歸南
京故也。午後，寫三峽勝覽至終。向晚，至龍門灑散步，登獅子山慈雲寺，寺係近年重建，正對長江，下臨
絕壑，有巨獅蹲伏，勢壓江流，云是鎮江之物。寺崇樓傑閣，高凡五層，飛簷複宇，宏麗絕倫，蓋具中國式
之精美，而滲以西藏式之建築，頗能自成作風云。

五 江津

路入江州愛晚晴 青山紅樹眼中明 斜陽潮送孤舟上 沙岸人牽百丈行

故國至今悲蔓子 乘槎曾共訪君平 城南便是牂牁路 一夕相思白髮生

——王士禛江津縣晚泊有寄

七月十七日，黎明發自重慶，蓉生自萬縣來會，同往峨眉。重慶以上，江流寬展，已不似下游重山深峽之景。坐甲板上，望大霧迷漫，不辨村舍人物，江流屈折，過觀音灘，以午後三時，始至江津。按隋書地理志，江津縣屬巴郡。縣係近代辭人吳芳吉故鄉，文風頗盛，有中小學十餘所。遠望文廟嵯峨，樓閣連雲。再前過白沙，以產棉知名。黃昏至石門塘，即拋錨不再上駛。夜讀峨眉山志。

六合江瀘州

鱈部巒荒水

東南裂地來

江臨巴子關

山倚少岷開

故國音書絕

天涯老鬢催

渝歌聲太苦

中夜起徘徊

——王士禛合江縣

七月十八日，自石門塘啓航，舟行多霧，兩岸景物，盡在鴻濛中。午過合江，（隋書地理志，合江縣屬瀘州郡。）風帆隱隱，碧水迢迢。青山橫黛，宛如屏障；而山勢中凹，又似雙闕。午後四時許，至瀘縣，古江陽郡。華陽國志云：

「宕渠郡延熙中置……長老言宕渠蓋爲故賓國，今有賓城盧城。」

按宕渠分自巴西郡，舊爲賓國，蓋巴蜀之間一小國也。今之宜賓瀘縣，與古賓城盧城，有無關係，雖不可知，然即舊賓國地，可斷言也。瀘縣當沱江入長江之口，即所謂內江也。（祝穆方輿勝覽：水自

渝上合州至綵州者，謂之內江；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江。漁洋詩云：「江源分內外，千里會瀘州。」卽指此。城有居民十餘萬，市面頗盛。先至公園，有大榕樹，川中稱黃葛樹，亭亭如蓋，蔭周數畝。又有荔枝、桂圓，鮮美可嗜。此外芭蕉、橘柚之屬，枝葉披離，風光濃郁，已現熱帶景象。園附近有白塔寺，高凡七層，係地震後新築者。傍晚至南門外散步，地係民國五年滇軍起義戰場，嗣後滇軍久駐不去，楊森驅滇軍築紀念碑及慰忠亭於此。袍澤相仇，忠於何有？其地遠望江流，近挹城郭，而芳林夾道，宛然園墅，夏夜氣息，沁人脾胃。萬籟俱寂，僅聞草蟲唧唧而已。十一時歸船，卽睡。



七 敘府

五月雲南道

滄江萬里行

山深隄爲國

水急夜郎城

峽杳蛟龍臥

地窮煙瘴生

蠻人不復反

長憶武侯名

——朱僕望金沙江

七月十九日，曉月中發自瀘縣，溯江上駛。一路平疇寬展，風光明媚，已現西蜀溢地景象。江中沙渚縈迴，白鷺羣飛，風吭雪羽，與青山碧疇，相映成趣。江流雖闊，但水位頗淺。有時人在水中行，推舟而前，亦奇觀也。下午五時，始抵敘府，今宜賓縣，漢稱犍道，西南夷之一國也。地去雲南邊境極近，華陽國志云：「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犍青衣道。建元中，犍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愁怨，司馬相如諷諭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道不通，執令斬之。……蒙乃斬石通閣道。」蓋地處蜀與西南夷之交，漢欲開南中，必先通犍道也。縣當岷江入江之口，宜賓以上，稱金沙江，水流仍黃，而岷江則作淡色，青山映之，

卽成碧色，樂天詩所謂「蜀江水碧蜀山青」是也。江面寬展，且過於金沙江，無怪古人以岷江爲長江正源也。今日岷江可通輪航，上溯嘉定，而長江航行則以宜賓爲終點。面敘府有丹崖屹立，上有浮圖，舊有鎖江亭，范成大吳船錄云：「敘州有鎖江亭，在對江山趾，下臨馬湖蠻江路。蠻自江出，必過城下，故置鎖爲限。」又有黃山谷祠流杯池諸勝，都不及訪。夜登岸散步，街道整潔，市面繁盛，似較瀘縣又過之。公園規模亦大，芭蕉榕樹，錯落其間。有敘賓堂，規模頗宏。夜宿甲板之上，雷雨大作，岷江怒流，奔騰而下，灘聲雨聲，擾人難眠。電光中瞥見隔江琳宮雁塔，高聳入雲，然瞬息卽逝，真所謂曇花一現也。



右自夔府至敘府筆記，自夔府至重慶，凡二四〇・五湮；自重慶至敘府，凡二〇〇湮，共四四〇・五湮，合一千四百十有七里。蜀江行程，已逾千里，上溯金沙江，且至航行終點。此後將上駛岷江，西登峨眉。

平羌江紀行

一 漢嘉山水

峨眉山月半輪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青溪向三峽

思君不見下渝州

『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嘉山水在凌雲，』雖係古人浮誇之辭；但漢嘉一帶，風光秀媚，確有令人流連之處。昔後蜀歐陽彬爲嘉州刺史，自以爲青山綠水，稱風月主人。至宋蘇軾，更盛稱漢嘉山水，嘗有詩云：

生不願封萬戶侯

亦不願識韓荊州

但願身為漢嘉守

載酒時作凌雲游

虛名無用今白首

夢中卻到龍泓口

浮雲軒冕何足言

惟有江山難入手

峨眉山月半輪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謫仙此語誰解道

請君看月時登樓

談笑萬事真何有

一時付與東巖酒

歸來還受一大錢

好意莫爲黃髮叟

按東坡爲眉山人，對於故鄉景物，或不免有所偏愛，——甚至以「封侯」「識荆」品第之，毋乃近於過譽。但流寓詩人如南陽岑參，游歷詩人如唐之李白，宋之陸游，清之王士禛，亦莫不盛稱凌雲風景；——乃至流寓不返，終老嘉州（岑參）亦可見山水之引人入勝。而尤以太白峨眉山月歌，東坡送張嘉州詩，傳之千古，爲平羌景物生色不少。余未來西蜀以前，久慕漢嘉山水，見聞所及，心嚮往之。二十五年七月，西游三峽，遂上溯岷江，探凌雲山青衣山之勝。

二 平羌江

世人但知夔巫三峽，不知岷江亦有三峽。岷江發源松潘，自北而南，至漢陽壩，入嘉州境。下流五里，入犂頭峽，次經背峨峽，又次經平羌峽。自平羌峽至嘉州城東，共四十五里，統名平羌江。此四十五里間，青山垂影，綠水爲紋，尤以峨眉山大峨峯，高聳入雲，淡遠似畫。當天高氣清之秋，半輪山月，影入江流，輕舟過此，寧不令人飄飄欲仙！而自樂山（嘉州今名）至眉山一帶，平疇綠野，青山環抱，不亞蘇州風光。自來山水英靈，誕生才人，遠之如漢之司馬相如，近之如宋之二蘇，皆文章風流，才華絕代。故岷江流域，實可謂西蜀精華之所在。

岷江流域風景最佳者，厥推嘉州。江流至此，三水交匯：大渡河自西北來，合大小金川水，一名沫水，又名銅河。至嘉州西南，青衣江自雅安來會，舊說此水濯衣則色青，故名青衣，一稱雅河，又曰濛水，蜀水經：靈關有蒙山，雅水出焉，故謂之濛水是也。嘉州當三江之會，形勢至佳。城東隔江，有巖迴出江

上曰凌雲山，一名青衣山，又名九頂山，宋人亦稱爲小九疑。九頂曰集鳳、棲鸞、靈寶、丹霞、祝融、擁翠、兌說、望雲、就日，峯有九，故又名九峯。其間古樹翳青，寒籐終秀，而佛像凌雲，怒濤舂石，尤爲鉅觀。稍南爲烏尤山，舊名烏牛，以其突出水中如犀牛也，亦名青衣山，以青衣江而名。宋黃山谷過此，始易今名。山屹然水中，爲狂瀾砥柱，插漢浮蒼，臨流印碧，有烏尤寺，最爲幽勝。岑參詩云：

青衣誰開鑿

獨在水中央

浮舟一躋攀

側逕緣穹蒼

絕頂詣老僧

豁然登上方

諸嶺一何小

三江奔茫茫



從青衣山爾雅壘望平羌江

蘭若向西開

峨眉正相當

猿鳥樂鐘磬

松蘿泛天香

江雲入袈裟

山月吐繩床

早知清淨理

久覺機心忘

尚以名宦拘

聿來夷獠鄉

吾友不可見

鬱爲尙書郎

早歲愛丹經

留心向青囊

渺渺雲智遠

幽幽海懷長

勝賞欲與俱

引領遙相望

爲政媿無術

分憂幸時康

君子滿天朝

老夫憶滄浪

況值廬山遠

抽簪歸法王

其寫景摹情，引人入勝，而山靈化人，「江雲袈裟，山月繩床，」一片清淨之意，早已與自然而俱化。余此次入蜀，阻雨嘉州，在凌雲山流連數日，弔岑蘇諸子遺蹟，亦可謂與名山有緣矣。

三 上溯岷江

七月二十日，曉月中發自敘府，溯岷江而上。敘府今名宜賓，漢爲犍道縣，西南夷之一也。華陽國志：『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犍青衣道，建元中犍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愁怨。司馬相如諷諭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蒙乃斬石通閣道。』地處金沙江與岷江之會，爲長江航行終點，去雲南極近，今日雷波馬邊屏山三縣，猶多獠夷，未能全然漢化也。過鎖江亭，在對江山阿，昔人嘗置鐵絙，橫截江流，以鎖百蠻。（祝穆方輿勝覽）因吟詩一首云：

五月雲南道

滄江萬里行

山深犍爲國

水急夜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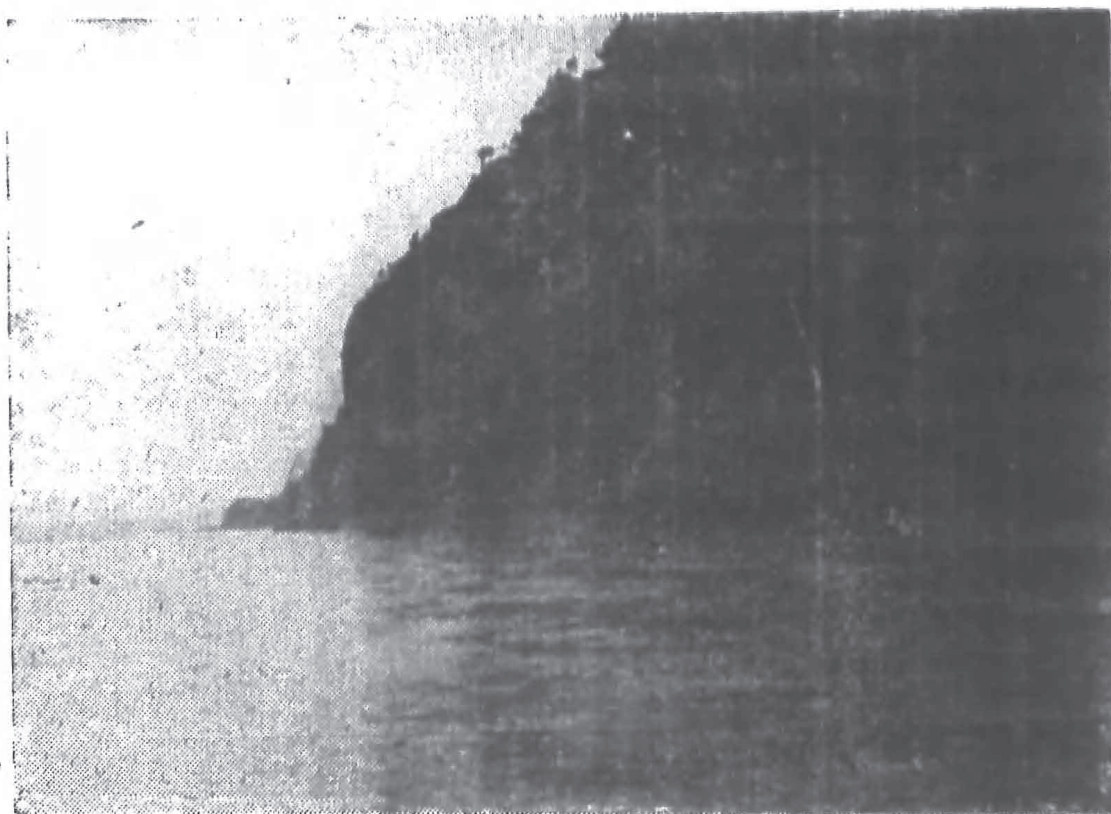
峽窄蛟龍臥

地窮煙瘴生

蠻人不復反

長憶武侯名

湖岷江而上，六十里有丹崖矗立江上，高數百仞，
氣勢雄偉，不亞三峽之赤甲山。摩崖大書丹山碧水，
陽國志云：「李冰所燒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黃，魚
從楚來，至此而止，畏崖映水也。」蓋卽指此。自此而上，
林深菁密，谿壑流泉，景至幽邃。過干柏樹，有古柏臨江，
霜幹虬枝，云係千百年物。再前雲山蒼蒼，連天而起，蓋
係峨眉餘脈。向晚過犍爲，漢爲犍爲郡，孝武建元六年
置，百雉迢遞，古色黯然。愈上水色愈碧，江流屈曲，作大
迴環，江岸居民，多裸體駛船，少年男女，見水卽入，游泳
自如。時風日流麗，澄江如練，遠望雲帆隱隱，綠水迢迢，
霞光燦爛，風景至佳。夜宿磨子場，風雨忽作，清寒達旦，
瀟瀟未已。



岷江之崖岸上，摩崖大書丹山碧水。

二十一日，曉雨中發自磨子場，數十里至倒石觀，江流湧蕩，直灌右岸石洞，舟傾頗劇，闔船驚醒。將近嘉州，風雨正大，江水暴漲，呈赭赤色。舟本僅可駛至竹根灘，因水漲竟直達嘉州。過烏尤寺，一名青衣山，孤標挺秀，獨峙江心。又過凌雲寺，大佛高三百六十尺，上與巖齊，坐臨深淵，景至鉅麗。十時登岸，宿於息塵旅館，擬以午後渡江，作凌雲載酒之游。

四 凌雲山

蘇子登臨地

風流未盡消

門當濛水曲

樓對雪山遙

月影侵庭戶

江聲激怒潮

還從雲深處

獨宿聽寒濤

——朱僕

二十一日午後，渡岷江作凌雲之游。按凌雲九頂，頂各有寺，今惟存凌雲寺，唐開元中建，寺築於臨江懸崖之上，鳥道盤雲，古樹翳日，下當三江之會，遠對峨眉。漁洋漢嘉竹枝辭云：『分取三江作明鏡，鏡中各自照峨眉。』寫景神化。自渡頭而上，蹙道九折，始抵大佛之頂，下臨千仞深淵，窅不見底，但聞江聲激越，繞耳雷鳴而已。大佛唐開元中鑿，樂山縣志卷三云：

「大佛巖，唐開元初，沙門

海通，於岷江沫水青衣水匯流

湍悍處，巖石壁立，鑿爲彌勒大

像，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目

廣二丈，未成而海通沒。踵事者

建樓閣七層覆之；貞元初，劍南

西川節度使韋臯始續成之，飾

以金碧，覆以層樓，舊稱大像閣。

宋時爲天寧閣，范石湖吳船錄，

猶及見之。明末罹於兵燹，惟大像踞峙江岸，若重慶榮縣，則遠不逮也。」

按大佛像莊重有餘，生動不足，且衣褶呆滯，似不足與雲崗龍門諸造像比美，然龐大雄偉，亦蜀中一

鉅觀也。再上登近河亭，遠望三峨凝黛，水自天來，煙波極目，綠野無際，邵博謂山水在嘉，庶幾可以當

凌雲山唐佛（一）



高三百六十尺。

之。更上登凌雲極頂，為東坡樓，俗稱東坡讀書處，蓋因蘇詩附會於此。（註）遙望嘉州，勢如建瓴，岷江西北來，至此作大迴環，三江交匯，煙水浩淼，而芳洲縈迴，雲帆出沒，景至幽遠。登臨長望，曠目盪胸，讀漁洋詩：『江山奇麗冠天下，何意絕景來蠻陬，』今始知其不謬矣。流連久之，乃下山遊烏尤寺。

凌雲山唐佛（二）



頂闊十丈，目廣二丈。

（註）樂山縣志卷三云：「東坡樓在凌雲絕頂，俗稱東坡讀書處，蓋因龍泓附會於此。挹爽軒雜記：郡為魏闡建生祠，工完而魏敗，乃改祀東坡。州志：今樓前有清音亭，乃穆守荔帷東里王守改建，非舊跡也。」

五 烏尤寺

烏尤江上寺

建始自何年

雲散青蘿月

峯迴碧黛煙

琳宮臨絕壑

鳥道起層巔

安得獨塵俗

遨游追昔賢

——朱僕

自凌雲寺而下，繞出山後，渡江至青衣山。百丈丹崖，矗立江心，而綠蘿蔓延，蒙籠一山，滿目青葱，碧雲無際，幾疑置身羅浮深處，不復知在嘉陽也。上有烏尤寺，危踞巖上，按烏尤本名烏牛，以其突出水中，如犀牛也；宋黃山谷過此，始易今名，一作離堆，又名壘坻。唐岑參上嘉州青衣山中峯題惠淨上人幽居序云：

「青衣山在大江之中，屹然迴絕，巖壁蒼峭，周廣七里，長波四匝，有惠淨上人，廬於其巔，唯繩床竹杖而已。恆持蓮花經，十年不下山。予因公浮舟，聊一登眺……」

可見唐時尙無寺宇也。寺有五百羅漢堂，塑像頗佳。更上爲爾雅臺，昔人以訛傳訛，謂爲郭璞注爾雅處。清吳白華考正之，刻「爾雅臺乃漢韃爲文學舍人注爾雅處，非郭璞蹟」十九字於巖上。更上有精舍，古木鬱深，下臨無地；遠山凝黛，近水洗翠，鐘磬皆寂，閱無人跡，但聞江聲激石，怒濤穿雲而已。安得於此小住，獨宿聽濤，以一洗風塵耶！

歸途放棹中流，瞥見雲開西天，雨色漸霽，而峨眉橫黛，縹緲碧雲間；大峨高聳，真有一「天姥連天向天橫」之勢，爲之低徊久之。夜飲江干，整頓行裝，擬以清曉乘滑杆，直上峨眉。峨山秀麗雄偉，別有游草，茲從略焉。

六 嘉州阻雨

峨眉歸來，小駐嘉州；自七月三十日午夜起，大雨不止，直至八月四日，始漸放晴。霖雨數日，山洪暴發，岷江水漲，開民國六年以來未有之紀錄，沿江一帶，盡成澤國，廬舍淹沒，牲畜漂流，誠浩劫也。余阻雨嘉州，百無聊賴，常至江干瞭望，所見所聞，多有可紀者，綴錄如左。

七月三十一日，晨四時即起，大雨不止，擬赴成都，詢汽車公司，謂車開否尙不可知。六時車開，出嘉州北門，沿岷江西岸行，霖雨泥塗，積潦縱橫，而滿江風雨，烟嵐隱現，一幅絕妙之米南宮煙景圖也。繼向夾江，車行叢山中，松柏蒼潤，巖石嶙峋，前渡木橋，山洪衝擊，岌岌可危。再前可三十里，始至夾江，一路平疇綠野，風光如許，而遠山近水，宛似江南風景，去夾江十餘里，雨益急，風益驟，山洪奔放，淹橋梁而過；再前積潦縱橫，公路已成澤國，車不能前行，不得已折回嘉州。余此次游蜀，本擬由成都直趨劍關，一瞻天險，今因雨阻，成渝路及成嘉路，皆爲水沒，不得已而歸。蜀中四大名勝，僅覽其三，（三峽

峨眉及嘉州凌雲山。蜀道艱難，亦惟有付之長歎而已。

八月一日，雨仍未止，不得已先向汽車公司退票，再向民生輪船公司購票，擬搭「民享」輪逕駛重慶，再作歸計。午後冒雨出城，逕向輪船行，一路洪水汎濫，水高及腹，御者不肯前行，再三勸諭，始繞道至江邊。四顧洪流，僅有小丘略高，可供駐足。民船畏水，不肯擺渡，賴有救生船適購物歸來，始克上輪。先是同行諸子，有於昨日上船者，已困守一日夜矣。因船貨未卸，不能啓程，而江流過猛，駁船又不敢近輪，故仍滯江邊。黃昏雨轉急，江流續漲，沿岸一帶房屋，盡沒水中，浙瀝聲中，雜以房屋倒塌聲，尤以草棚崩塌爲多。夜轉輾不眠，風雨瀟瀟，通宵不止。

八月二日，江水仍漲，貨物未卸，船仍不能啓行。船長下令向城駛行，一路房屋崩毀，城門盡沒，前日臨江小酌之酒樓，已半淹水中。人民巢居屋巔，呼號待援，災情重大，慘不忍觀。船既不能傍岸，駁船亦不敢近輪，但見洪水浩蕩，江流湍急而已。江面茅屋漂流，畜牧什物，逐流而下。聞土人言，自民國六年大水以來，爲所僅見。不得已，船仍回原處，霖雨連綿，入晚更甚，江上阻雨，坐臥無聊。雖有凌雲九頂，蒼然靜對，但可望而不可卽，亦惟有徒呼負負而已。

七 別嘉州

八月三日，江水漸落，惟細雨霏霏，依然未霽。九時下駛嘉州，再度登岸，晤周蓉生。蓉生自渝偕來，同游峨眉，此次阻雨，困守嘉州，余計歸渝，蓉生擬赴成都，『君向瀟湘我向秦，』本已分袂江干，不意小別二日，依然重逢，相見頗歡。午後偕登萬景樓，江山如畫，胸襟爲之豁然。因品茶公園，縱譚上下古今。周子秉性澹泊，尙保其赤子之心，此次同游，意趣相投。余嘗謂處世接物，只求良心所安，功名富貴，本如浮雲，既不可熱中，亦不必消極，如風雲際會，得屣所學，當一本良心，以求有所補於國家；惟不可逆性悖志，以強求耳。故太白詩云：『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我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周子澹蕩人，可謂同調。夜飲錦香酒家，進西蜀佳釀，燈光慘綠，美酒映紅，簷外細雨霏霏，清夜沉沉，頗有『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感。惟別而復聚，離而復合，得此杯酒談心，亦可謂不幸中之幸矣。夜至江干，有周子相伴，客中送客，倍覺情深。一夜風雨聲，黎明已舟發嘉州矣。

峨眉紀游

一 峨眉攬勝

蜀國多仙山

峨眉逸難匹

周流試登覽

絕怪安可悉

青冥倚天開

彩錯疑畫出

冷然紫霞賞

果得錦囊術

雲間吟瓊簫

石上弄寶瑟

平生有微尚

歡笑自此畢

煙容如在顏

塵累忽相失

倘逢騎羊子

攜手陵白日

——李白

宋王象之蜀山考，舉蜀中名山凡六：一曰峨眉、二曰青城、三曰錦屏、四曰赤甲白鹽、五曰劍閣、六曰巫山。諸山皆標奇競秀，而風光秀麗，氣象雄偉，則以峨眉爲最。余二十五年夏入蜀，已覽赤甲白鹽及巫山十二峯之勝，宿聞峨眉之名，遂上湖岷江，窮三峨之幽。入山十餘日，遍覽諸勝境，舉凡三十六

寺，七十一庵，以及黑龍谿之幽邃，九老洞之深僻，並所謂「光相」「綿雲」「天燈」諸異蹟，無不親觀。歸航十日，途次岑寂，櫓聲帆影之中，默憶山中景象，嵐光雲影，歷歷在目，鳥語泉流，泠泠繞耳，「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山靈之化人深矣哉！因掇拾印象，寫爲紀游，非謂文辭足取，亦聊以有對名山云爾。

峨眉之名，遠見兩漢。揚雄蜀都賦云：「南則犍泮潛夷，昆明峨眉。」是峨眉見稱之始也。降及西晉，左太冲蜀都賦亦云：「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至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始稍稍詳紀之。曰：「蜀之爲國，……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

又曰：

「南安（卽今樂山）……西有熊耳，南有峨眉山，山去縣八十里，孔子地圖言有仙藥，漢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藥，不能得。」（卷三蜀志）

考峨眉命名之因，舊有二說：任豫益州記云：「峨眉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如蛾眉。」水經注亦云：「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見兩山相對如蛾眉焉。」犍爲郡志因踵事增華，描摹神化曰：

「此山雲鬢凝翠，鬢黛遙妝，真如螭首蛾眉，細而長，美而豔也。」

釋氏之說，則引證經典，高僧傳引楞嚴經圓通品云：

「昔善財禮德雲比丘時，佇立妙高峯，觀此山如初月現，故稱蛾眉。」

綜觀二說，當以前說爲是，余嘗從平羌江上，遠望蛾眉，大峨二峨，蒼然遙對，而煙嵐橫黛，雲鬢凝翠，謂之蛾眉，誰曰不宜？所謂山如初月現，實未見其近似也。

蛾眉在漢晉以前，以仙山著稱，觀於武帝遣使求藥可知也。相傳太古之初，爲天真皇人，卽廣成子所居，軒轅問道，始著靈異，厥後好事者遞相增益，互加附會，於是伏羲洞、女媧洞、九老洞、鬼谷洞等，遂層見疊出。至唐李白，猶以爲「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而思騎羊陵白日也。今則琳宮梵剎，徧布巖壑，至問羽流，寂無一人。宋皇坪、軒轅觀，全付榛莽；惟純陽一殿，爲明初赫衛陽所建，載有碑記，欲爲天皇存餼羊之意；然住持仍是緇流，中供佛像，純陽特一寓公耳。仙山寥寂，道教之陵替久矣。

自漢以還，佛法始稍稍東來，蛾眉之爲普賢道場，蓋亦始於東漢。舊志稱峨山應化，始於漢明帝時，里人蒲公採藥，見麋迹似蓮華，詢諸千歲寶掌菩薩，掌令往洛陽問摩騰法蘭二尊者，蘭曰：「華嚴

經菩薩住處品有文：「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與其眷屬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所謂賢勝，卽普賢也。蒲歸，乃建普光殿，供願王菩薩。由此觀之，華嚴經所謂光明山，乃在印度西南，豈可附會峨眉？峨眉山新志，係釋印光所修，爲之解曰：

「普賢菩薩，旣以法界藏身，無往不在；又恆順衆生之願，無感不應。峨眉從漢以來二千年，大小寺宇，莫不崇奉普賢菩薩；四方信士，禮敬普賢者，亦莫不指歸峨眉。則此山爲大士應化之地，更復何疑，正不必有經文作證也。況大士隨緣赴感，如月印千江，一勺一滄，無不見月；似春來大地，一草一木，莫不逢春。縱有經文指菩薩住處在峨眉，豈其應化卽局於峨眉……」

今人說峨眉，動輒以爲四大名山之一，而莫不盛稱普賢。實則「斯山真面目，不隨蓬海三淺。」自有天地，卽有峨眉，「峨眉旣不以普賢顯，亦不必黜普賢以顯峨眉。」（胡世安題喻廣文峨眉山志）山水自有其真靈，固不必附之仙佛也。

山之高度，故籍言人人異。名山記云：峨眉周匝千里，高二百二十里，石龕一百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有八，南北有臺。名勝記云：前之岷江，大出而尾小；背之瓦屋，上正面平章；遠之雪山，纖浮而汨。

沒。峨山志云：後有曬經、瓦屋、青城、天竺、雪山，屏峙環列；前卽二峨三峨，然二山俱以大峨得名，大峨高峻既極，足以兼二山也。宋田錫云：高二百里，作一盤，八十四盤，青雲端。國憲家猷云：峨眉山在蜀，爲最高峻，蓋衆山盤礴而成；齊之泰岱，楚之武當，皆不及也。李太白所稱「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青冥齊者，非妄。因山極高，故昔人稱者，或謂「震旦第一」，或謂「伯仲崑崙」，或稱「高出五嶽，秀甲九州」，或稱「北控三川，南界百蠻」。近人實測，千佛頂之高度，爲三千三百八十三公尺，（合一·一六三·九呎）然萬佛頂、金頂，尤高於千佛頂，三頂之差度，約爲四十呎左右。（南京氣象研究所所設峨眉山測候所之報告）又據二十三年申報年鑑，金頂之高度，爲三千零三十五公尺，以華尺計之，蓋在九千四百八十四尺以上。（3484.37）所謂高出五嶽，秀甲九州者，洵不虛矣。

昔王右軍欲游峨眉，誓墓之後，猶云奉使關蜀，無不從命；然側身西望，終不能遂其願。杜少陵避地成都，元白俱官巴蜀，未能一登光相，題名千古，東坡會否至峨，且不可知，觀其在湖州送人河滿子詞云：

見說峨眉悽愴

還聞江漢澄清

秋來但覺歸夢好

西南自有長城

其心嚮峨眉，盎然辭表。古來著名詩人，惟太白嘗登峨眉。然則游歷名山，亦有因緣，不可強求也。余少讀謫仙詩：「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每一遐想，輒深神往。今夏有緣，西溯岷江，扶筇光相，杖策絕頂，觀雪嶺之雄奇，見綿雲之浩蕩；且溯黑龍谿，則積雨窮陰，瀑瀉長虹；登金頂則晴天一碧，江山萬里。山靈之惠我實深，又安可不有所記，以酬名山耶。

一 發嘉州

七月二十二日，曉發嘉州，出瞻峨門，傍崖臨水而行。沿巖鑿有山穴，有闊數丈深數十丈者，有刊刻人馬，牀榻几席備具者，有數洞相連狀如蜂窩者，蓋上古穴居遺風，而皆爲獠人所鑿也。按樂山縣志卷三：

「東晉康帝初，李壽縱獠入蜀，自巴渠竄梓潼，蔓延於犍爲，邑境遂淪化外。齊徙犍爲，還治犍道，（前治武陽）而獠益盤踞。唐文宗太和中，李德裕節度劍南四川時，沫水而左，盡爲獠有，蓋獠巢穴於此，非一日矣。（府志：獠爲民患，歷齊梁至周，迺稍稍戢；然唐宋間，猶時出擾民。）李膺益州記：東晉建元二年，李壽從牂柯引獠入蜀，象山以北，皆爲獠居，布在山谷，十餘萬落，挾山傍谷，與土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不爲編戶，種類滋蔓，依林涉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難以道義招懷者也。此禍之因，北史不載。」

此段紀載，有關國內氏族遷移，頗爲重要，致禍之由，正史略而不載，按常璩華陽國志卷九：「李特祖世本巴西宕渠賈民種黨。」其後李壽既據成都，招巴西同種，竄入梓潼，以謀自衛；又招牂牁諸獠，入居南安，（今樂山）以爲聲援。自後蠻禍滋長，互四百年，人民不得安業，乃相率東下，寄跡荆湘，觀於蜀鑑。蜀流民杜弼與南平太守應詹書可知。今樂山縣境銅河西南，與雲南越嶲接壤之界，尙有長袤數百里之甌脫地，爲獠蠻巢穴，時擄人民爲奴，皆李氏之遺害也。然則今日所見獠穴，含有一段氏族遷移之歷史，其意義固甚深長也。

由獠穴西南十里，至草鞋渡，傳明季張獻忠既陷嘉州，將渡江掠峨眉，土人織長四五尺之巨鞋懸江干樹上，獻忠驚疑，遂未渡江，故至今嘉峨一帶，尙有明末遺民，爲紀念此「空城計」，渡因以草鞋名焉。渡口洪流激蕩，水急如矢，卽雅河也，亦名青衣江。又前渡峨眉水，大峨二峨，遙現天際，真如螭首蛾眉，秀絕塵寰，沿途景物，迥異江南，橋柚蔭柳，松杉楠木之屬，翳雲蔽日，而尤以榕樹濃陰似蓋，蔭周數畝，滿目流青，不若下江之濯濯也。過蘇稽山，相傳爲蘇稽隱居處，（與地紀勝）升降丘陵，已有邱壑氣象。一路農家利用水力，激動巨輪，輪周綴以小竹筒，輪上轉時，竹筒斜而向上；輪下轉時，斜而

向下，卽傾水入筧，剡竹引泉，以溉高地，人力克服天然，此地理學家(Richtshofen)所深稱許者也。八十里至峨眉縣，漢屬南安縣，後周屬平羌縣，隋開皇間，置峨眉縣。元和志曰：枕峨眉山東麓，故名。縣一山郭小城耳，出大南門，門曰勝峯，山光嵐影，冷翠撲面。自此古剎相望，泉流不絕，而樹愈蒼潤，山愈翠碧，惟大峨眉雲封，僅見報國寺後之大坪二坪耳。過興聖寺聖積寺，有眞景樓，榕木森森，蔭蔽數畝。再前度石梁，泉流潺潺，悅耳沁心，自此沿大道行，以黃昏抵報國寺。

三 報國寺至大峨寺

小橋支木度回谿 萬竹青青有鳥啼 未到上方三界闕 已看幽壑萬雲低

短簫吹客疑鳴鳳 破衲栖禪類木雞 欲去又遲今夜月 滿山空翠醒人迷

——安盤伏虎寺

暮色中抵報國寺爲入山第一大刹，古爲會宗堂，一名問宗堂，釋明光開建，有萬曆四十三年碑記，立伏虎寺。堂原在伏虎寺右山麓，虎頭山之陽，嗣遷至此，清康熙間，始易今名。寺前楠木凌雲，濃蔭匝地，而青山屏障，一澗潺湲，遠望琳宮紺宇，掩映翠黛間，景至幽勝。寺門後爲天王殿，再進爲大雄殿，爲七佛寶殿，爲藏經閣。（下爲普賢殿）夜宿七佛寶殿西偏之清風室，一枕雨聲，清寒達旦。

二十三日，曉發報國寺，細雨霏霏，濕人衣襟。登二坪，初入山境，二里至善覺寺，卽古降龍寺，明萬曆時，道德禪師建；清康熙間，賜「龍廂善覺寺」匾額，並玉印一顆，文曰「普賢願王法寶」，朝山者



報國寺普賢正殿

都鈐印於黃袱上，名曰「請印」。寺後有宋皇坪，相傳
 天皇授道於軒轅處，舊有道觀，今已盡付榛莽矣。

由善覺寺而下，二里至響水橋，雨後水激，琮琤滿
 耳。前行過木坊，頗宏麗，榜曰：「伏虎寺。」蔣虎臣書。自
 此而上，萬竹森森，一徑幽深，度虎溪橋，谿流漱玉，磴道
 盤雲，凡三層，始抵寺門。寺行僧心安開建，明末燬於兵
 燹；清初僧貫之結茅修靜，號虎溪精舍。順治十八年，川
 省大僚，捐廉興建，經營十載，始告成功。前後左右，凡十
 有三層，崇宏鉅麗，爲入峨第一大觀。寺後爲羅漢堂，由
 此而上，山徑縈迴，杉篁叢中，爲羅峯庵。清康熙間，蔣虎
 臣自稱華陽山人，結茅於此。今則荒寂殊甚，無復人跡，
 惟四顧空山寥落，野鳥悲鳴而已。

再上經涼風橋，渡解脫橋，水聲潺湲，悅耳洗心，四顧鐵壁凝翠，青蒼欲滴，嵐光雲影，迎面而來。過橋為解脫坡，磴道巉巖，高百餘丈，至雷音寺即古解脫庵。二里至華嚴寺，一名歸雲閣，明初釋廣圓奉敕重修，掘地得宋碣，鐫華嚴墩，左刻至縣十五里，右刻至頂七十里。寺

左為青竹橋，望娟娟秀出林表者，玉女

峯也。此峯纖妙，不亞羅浮玉女，峯頂有池，深廣四尺，終古不竭，相傳天女浴焉。

由華嚴寺左上，為純陽殿，重樓瑰璋，為明初郝衛陽所建，全山道觀，所存僅此，然亦供佛，主客互易矣。殿後雲霧縹緲間，有坪曰華嚴，古稱赤城山，相傳為赤城子之居。殿左行里許，路忽逼仄，不容與馬，明蜀獻王遊峨至此，下輦行五十三步，後人重其步，因以名焉。



布瀑橋解脫

由五十三步而上，里許爲會燈寺，望雲山峨峨，連天而起，華嚴諸頂，縹緲煙雲間，以爲卽金頂；詢之山人，始知不過大坪及九老洞連山而已，去金頂尙不可以道里計也。寺有敞閣，依巖架屋，遠望諸峯，蒼翠環照。道折而左，緣巖而行，時已向晚，風日流麗，北望巉巖，迴抱如城，夕陽殘照，呈淺赭色，映以翠黛，景至富麗。再前度小橋二三，路右巨石壁立，「大峨石」三字，呂純陽書；「靈陵太妙之天」六字，明督學郭子章書。路左神水池，卽玉液泉，峨眉山志卷一云：

「隋智者禪師，知此水發源西域；後卓錫荆門，龍女爲引神水，並浮所寄中峯寺鉢杖，自玉泉流出。舊有神水通楚碑，紀其事。」

泉源出石下，渟然幽深，前有巨石，刻陳希夷草書「福壽」二字，蘇東坡「雲外流春」四字。再上，卽神水閣也。明董明命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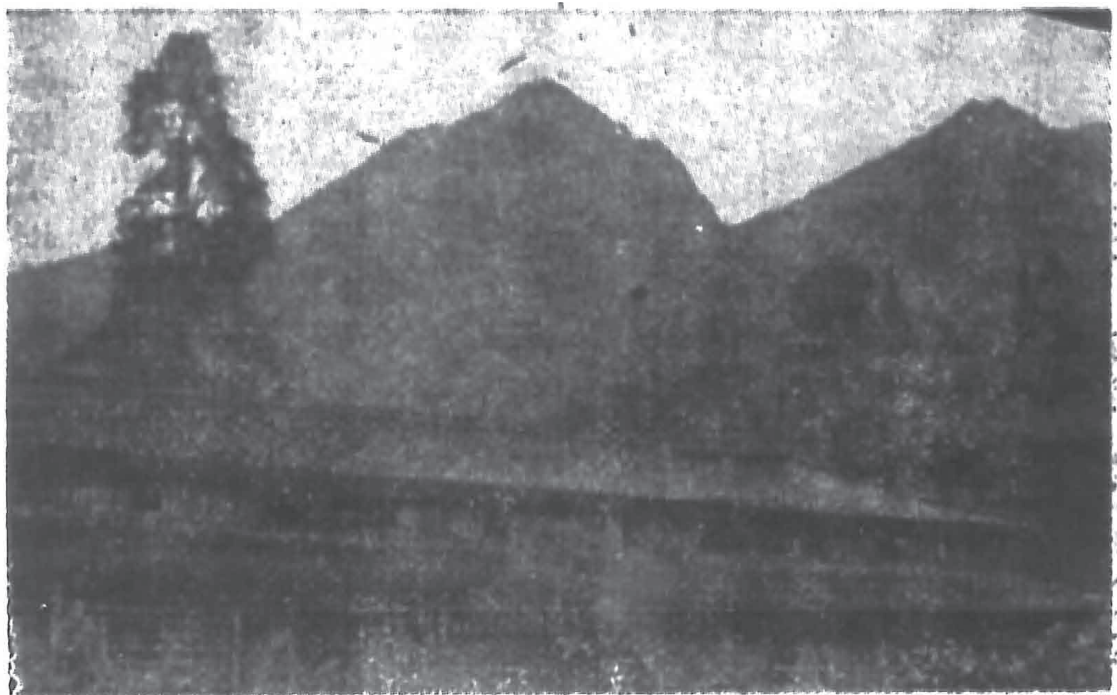
石以山爲名 水從石竅生 暗通阿梅潤 遠入玉泉清

有客曾歌鳳 無人解濯纓 誰教塵念冷 遙步向空明

由神水閣緣道左上，爲大峨寺。寺爲半山大刹，古福壽庵，明釋性天開建，旋圯；清初重建，名大峨

庵康熙間，峨邊參將李楨，增廣之，易庵爲寺，有九曲渠、流杯池、靈文閣、勝峯、立禪、彌陀庵諸景，今俱荒廢。寺頗崇闕，前後凡五進，寺後古松一株，霜幹龍鱗，卓犖不羣，爲千百年物。自大殿後望，一樹凌雲，羣峯環拱，煙雲出沒，景至幽邃。寺外左轉，卽鳳嘴石，刻「歌鳳臺」三字，相傳爲楚狂陸通歸隱處，前卽歌鳳橋，俗名響水橋，清流瀉玉，四山響應，如洪濤巨浪，挾風雨而來，昔人稱爲山潮，夜靜風迴，萬壑雷鳴，不知者以爲雨聲也。

夜宿大峨寺，散步門前，月影徘徊，寒光似練，松杉交柯，倍覺森森。宿處在寺門樓上，更深人靜，山濤大作，初以爲風雨，細聽始知爲泉聲也。三更夢迴，夜雨果來，一枕清寒，瀟瀟達旦，「西蜀多夜雨」屢試不爽。因吟詩云：



大 峨 寺 古 松

聞道楚狂歸隱處
千秋古木尙瀟瀟
山深時灑三更雨
夜靜風迴萬壑濤
天上神仙頻過往
雲間玉女亦相招
當年夫子何爲者
鳳兮高歌不自聊

四 大峨眉溯黑龍谿至洪椿坪

奇險稱三峽 艱難說棧道 惟有峨眉黑龍水 實兼二者之神妙
長瀑流恬恬 天風吹浩浩 沉復窮陰兼積雨 飛濤潰薄銀河倒
激流渡洪濤 攀援愁猿鳥 寒泉清徹骨 斷岸響鳴篠
鐵壁忽橫天 四山相圍抱 阻絕疑無路 一線通窈窕
上有懸崖千仞之高標 下有衝波逆折之怒濤
僅賴棧道巧相連 深山幽絕行人少
雲影忽開闔 嵐光現縹緲 橫絕象鼻嶺 始上天池道
夜來鐘磬定 松濤時相繞 一枕風雨聲 幽眠不覺曉

自歌鳳橋而上，山徑幽深，松杉交翠，行二里許，至中峯寺。寺一名集雲，在晉爲乾明觀，資州明果禪師除蟒患，始改爲寺。寺後爲白雲峯，左爲呼應峯，相傳孫思邈真人隱峨眉時，與智者禪師茂真尊者集弈於此，常相呼應，故以名也。歷觀音寺、龍昇岡，至廣福寺。一名慈雲寺，寺後綠陰森森，虧蔽天日，爲牛心嶺。登樓而望，四面雲山，一谿煙雨，但聞萬壑流泉，與風濤相激而已。

由廣福寺左，拾磴而下，水聲愈大，殷殷如雷，視俯雙流，飛雲濺雪，若不相下。臨流二橋，曰雙飛橋。相傳左橋建自軒轅遊勝峯時，白水從雷洞坪，繞萬年寺而來；右橋則自古至今，幾經興廢，黑水從九老洞，繞洪椿坪而來。出橋數十步，兩水會合，皆岌嶮巨石，深不見底，水石交鬪，谿壑皆怒；而有牛心石，矗立水中，奔雷碎訇，滾珠濺玉，所謂「黑白二水洗牛心」是也。清人劉光第聯云：

雙橋兩虹影

萬古一牛心

頗能傳神。昔人以峨眉雙飛，與廬山三峽相比，皆極水石之奇，洵不虛也。

橋上爲清音閣。一樓高聳，雙水環抱，「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地風壑雲泉，濤聲泠泠，足以當之。由閣左下，溯黑水而上，一名黑龍江，瀑得雨益怒，奔騰澎湃，一壑雷鳴；涉水而上，其清鑑影，其

冷徹骨。須臾山迴路轉，雙崖鐵裂，一谿怒湧，而蒼翠嶙峋，森碧蔽天。溯瀑流而上，煙雨霏霏，雲山隱現，泉流湍急，至於不可駐足。如此可三里，鐵壁橫天，阻絕無路，乃有棧道。逶迤，轉折峽間，「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如爲此寫照。余以爲三峽之險，棧道之難，此兼而有之。過三道橋，始舍谿行山徑，雲影開闔，嵐光縹緲，凡三十里，始登洪椿坪。當路有坊曰「洞天首步」，寺門額曰「千佛禪院」。有正殿及千佛樓，殿懸千佛燈，柱蟠雲龍，塑仙佛人物，雕鏤精緻，山中罕有其匹。寺後有天池，峯上有石池天成，故名。夜宿寺中，山深氣肅，陰雨連綿，自此以上，非圍爐不足以禦寒矣。

五 發洪椿坪歷九十九倒拐宿九老洞仙峯寺

曉發洪椿坪 暮宿仙峯寺 風雨連朝夕 雲山多奇致

縹緲凌虛空 岌嶮勢欲墜 幽谷鳴飛泉 絕壁積寒翠

盤磴九十九 雲深不可至 山高雨霧重 地僻煙霧祕

猿鳥自逍遙 與人不相避 頓有忘機心 早悟清淨理

何當栖絕巘 長嘯謝塵世

——朱僕

七月二十五日，曉發洪椿坪，昨宵風雨，泥濘難行。既上九十九倒拐，磴道盤雲，古樹翳日，須臾雲蓬蓬生足下，遠山縹緲，盡隱煙雲中，昔人詩云：『最愛他山雲似絮，不知身在絮中行，』寫景逼真，蓋遠看成雲，近之成霧故也。既而風雨大作，巖穴皆暝，偶從雲罅處，見高峯岌嶮，凌雲欲墜，煙雨渲染，水

墨滂鬱，始信米南宮山水，皆有藍本。盡五十倒拐，已歷千餘磴，始得茅屋，山人結茅於此賣茶，回首來時路，悉成霧海，而寒氣凜冽，迥異山下。復依巖而行，歷四十九倒拐，回顧雲山，盡在足下，久之，始抵仙峯寺，有聯云：

問九老何處飛來 一片碧雲天影靜

悟三乘遙空望去 四山明月佛光多

寺高懸巖上，左右盡大障，其碧連天，下既無路，上又多懸崖，一深山絕壑中之孤寺也。至寺門，猿猴成羣，逍遙松杉叢中，嘯游自在，了不避人，寺僧授以麪餅，逕就手中取食，無懷葛天，不是過也。余嘗謂猿爲動物中之高士，非深山幽壑之中不居，好清淨，愛自然，以視隱者，何多讓焉。由仙峯寺而右，行石棧間，古樹杈枒，苔蘚長數寸，而雲霧幽深，皆不知所極。三里餘至九老洞，相傳黃帝訪天真皇人至此，遇一叟，問有侶乎，答以九人，故名。志載「洞深窈莫測，昔有然炬入者，行三十里，聞雞犬鼓樂之聲，蝙蝠如鴉，撲炬乃出。」余輩欲窮其奇，乃攜電炬三五，結伴而入。初入尚穹窿，一洞氤氳，如煙似霧，而伏翼掠人，飛迴不已。既見燈光黯然，僧人奉財神之所，同遊皆止於此，僧言再進千巖萬穴，易於迷路，勸余

勿入，余共二三子，逕從一穴入，遇有歧途，略作記號，初入甚逼仄，須匍匐而前，繼漸開展，而霧益重，濕益甚，青冥窅窅，杳不見底。同遊某，心怯欲折回，乃夾持之而前，踣仆相繼，可二里許，終窮其奧，題名而返。然歸途迷道，穴中既黯且深，所留記號，乃全不可見，從一穴中蛇行而前，愈行愈覺非來時路，洞口窄逼，幾於不能通過，同行惴惴，以爲絕望。不得已躑躅而前，力將竭矣，乃見洞口隱有燭光，同人竚俟，得慶更生。蓋一入第二層洞口，卽有叉道在右手之後，初入自不覺耳。平生探險，以此爲最；然逸趣橫生，不履險境，不知其奧也。

自九老洞歸來，順道登三皇壇，一稱仙皇壇，俯視白雲，巖岫漂浮，大地山河，隱現千里，於此嘯風傲月，真



仙皇壇遠眺

飄飄然欲仙矣。聞巖下猿嘯，不須臾雙猿狻至壇上，更有數猿摘食山菓，雖懸崖絕壑，而升降自如。聞此去小徑行四十餘里，更有三霄洞，在大乘寺山後。峨眉續志云：

『三霄洞，距九老洞四十里，據仙峯寺僧云：前有行衲三人，尋洞修淨，後不知所終；土人因裹糧以往，路極狹仄，時攀藤葛，或牽繩索，甫度。足包棕葉厚寸許，以防蛭蟲毒螫。自晨至午，抵洞門，壁石成扇，光潤無塵；側有小水池，掬之晶瑩沁骨。進洞則陰氣逼人，蛇行而入，其寬處之石儼若床几形；拾布履二隻，俱朽。再進，幽邃愈甚，土人懼，遂匍匐出洞。』

嗣後此洞漸闕，至者稍衆。民國十五六年時有富順香客八十餘人朝洞，醮資演劇，煙霧四出，香客及伶人盡死，生還者四五人而已。蓋深山窮谷，本多瘴癘，養氣吸盡，自然致死。此後遂無人問津者矣。

六 發九老洞仙峯寺登金頂

平生傲月餐風煙 躡足峨眉最上巔 大地山河千里外 人間邨郭夕陽邊

繽紛法雨九天下 燦爛明燈三頂前 更有雪山看不足 崑崙萬笏與雲連

——朱僕

由九老洞而北，依崖鑿路，盡成棧道，過仙峯石，兩崖對峙，中通一徑，宛然石門。又前渡仙峯橋，三而懸崖，成屏風疊，懸瀑百尺，飛雲濺雪，橋下衆流喧騰，殷殷似雷。一路翠屏峭削，均出雲外；更渡觀音橋，至遇仙寺高踞峯上，爽塏獨美，其前老樹交柯，迴雲翳日，亦有猿巢焉。轉出寺後，望石磴巉巖，直上青天者，曰鑽天坡，俗呼鶉鴿鑽天，初意九老洞已甚高，不知洗象池以上，更高出數千尺。從寺後右轉，通華嚴頂；左折，登鑽天坡，擬歸時取道華嚴頂，遂左折直上金頂。

自遇仙寺左轉，先過蓮華石，以石名寺，山骨珠圓，雲根玉立，細蕊層萼，天然成理。再前九嶺岡，亂



仙 峯 橋

峯壁立，松栝森森，自此登鵝鶴鑽

天。危棧造日，脩坂連雲，而磴級失

修，岌業欲墜，凡歷二亭，可數千級，

始過月臺，寺宇宏敞，卽洗象池也。

胡世安峨山道里紀云：

「自白水至此，遊踪稍適，

因名其嶺曰初歡喜，又曰錯歡

喜，以前去尙有險在。今建庵，名

初喜亭；然遊者必增衣易巾，斯有以制寒。」

按古初喜亭，卽今之洗象池也。寺左有石砌六方小池，深廣丈餘，卽古洗象池，相傳普賢乘象過此，必浴其象而後升，旁有石，鑿象形，池今垂垂枯，池中敗葉縱橫而已。余昔讀近人遊記，謂嘗至洗象池，羣猴畢至，中有猴王，白鬚飄然，威儀嚴肅，不同他猴。以爲洗象池必深山幽壑中之湖泊，如浙之雁蕩，吉

之鏡泊，而靈猿之所棲止也。今所見曾不足以浴一象，始歎百聞之不如一見也。寺近無泉，由弓背山
剝竹引水，汲飲便之。

由洗象池左，直上數里，一路盡冷杉，森然蒼翠，五里爲大乘寺，殿舍原覆木皮，古稱木皮殿，有明
鐵碑，刊木皮殿記。寺右數百步有化城寺故址，傳爲西域阿婆羅多尊者開建。寺左行里許，直上閣王
礪危磴連雲，其險不亞於鑽天坡，昔有胡僧，縛木架石，以利行者，稱胡僧梯，一名陵雲梯，山道艱難，可
想見矣。宋范成大峨山行紀云：

「……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磴，斫
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逾此者。余以健卒，挾山轎強登，以山丁三十人，曳
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轎。」

今日磴道修整，較前便利，然石階仍岌巖，登之欲墜。余故健於行，不假籃輿，同遊或乘滑杆。（卽范成
大所謂山中梯轎）或用措子，然逍遙自在，欲行卽行，欲止卽止，不若徒步多矣。再前至白雲寺，荒寒
殊甚，寺處重山，終古雲封，故以名焉。

由白雲寺左，陡上二里許，荒煙岑樾中，爲雷洞坪，有古廟，供雷神，鐵像十餘尊，明萬曆年鑄，今僧人禁供奉，已不知處。瀕巖豎鐵碑，禁人語，否則迅雷驚電，風雨暴作，相傳龍雷會居其下，凡七十二洞，歲旱，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麩及婦人衣履之類，往往雷雨交作。深山多迷信，往往類此。寺右懸巖絕壁間，有飛來劍，歷傳女媧於此煉石，伏羲於此悟道，鬼谷於此著珞珠子，三洞沈黑，人迹罕到，與三霄洞同爲峨眉之祕地也。

自雷洞坪而上，登八十四盤，磴道巉巖，上接引殿。清初順治中，河間府僧年八十，見佛像臥荒叢中，乃誓餓七日募修。時大雪，已露餓六日，適蜀人趙翊鳳登山，見而憫之，歸白督臺，捐金五百，命僧開達重建之。修道士之精神，功不可沒也。今則法象莊嚴，金碧燦爛矣。由此至金頂，不過十二里，因鼓勇而登，歷太子坪、祖師殿（通天和尙法身在焉）、天門寺、七天橋，直上金頂。

金頂古光相寺，相傳漢明帝時建，名普光殿，其改名光相，當在唐宋間。明初太祖遣僧寶曇重修，始以鐵爲瓦。明末圯傾，清巡撫張德地捐廉重修。其未燬前之建置，據峨眉山志卷四，略如下錄：

「下爲天王殿；殿後左右，祖師龍神二堂。正中錫瓦普賢殿；又爲銅瓦殿，僧別傳開建。殿後有

坊，曰捫參歷井坊，旁有井絡泉。由此左上，爲藏經閣，有舊頌龍藏，今失其半。開一名永延寺，僧妙峯開建。……自樓左向後，層梯而上，峯頂爲滲金小殿，一名永明華藏寺，殿左右有小銅塔四座，殿瓦柱門櫺窗壁，皆銅爲之，滲金，廣一丈四尺五寸，深一丈三尺五寸，高二丈五尺。前安願王像，駕四壁萬佛圍繞，門陰刻全蜀山川形勝，水陸程途，一覽瞭然。妙峯曾募造金殿三座，分送五臺、峨眉；其一座，欲載送普陀，至金陵，遇普陀僧，恐招海盜，不敢受，遂送江寧寶華山供奉云。（余嘗至寶華山，銅殿遺蹟尙在，匾曰普陀別峯。）向左爲觀佛臺，卽放光處，在光相寺前，約丈許。臺下千佛巖在右，金剛石在左，辟支童子二臺，兩兩對照，若龍虎然，亦山頂形勢最勝處也。」

光相寺自咸豐以來，屢召焚如，荒煙蔓草，滿目蒼涼，今雖稍稍修葺，金頂錫瓦等殿，已略復舊觀，然不及當日規模遠矣。寺右有臥雲庵，下臨深壑，寺僧物我未空，改名銀頂正殿，以與金頂爭衡；又萬佛頂千佛頂，皆匾曰「正頂」，各爭正統，亦釋家之病也。

登觀光臺，卽捨身崖，懸崖壁立，直下千仞，望九老洞大坪二坪諸山，萬峯匍匐，盡出足下，其外則大地山河，隱顯千里。須臾雲起，銀色滂漾，巖岫漂流，若沈若浮，釋家稱之曰兜羅綿雲，平鋪如玉，名

「銀色界」誠雲海之鉅觀也。

夜重登觀光臺，以觀佛燈，天風凜冽，寒氣襲人，身披重裘，猶不能耐。須臾明燈一盞，縹緲山阿，既而數點若螢，愈散愈多，至於數十，所謂「萬盞明燈朝普賢」也。其光頗強，而移動甚速，自來對於佛燈，解釋不一，或謂爲古木葉發光，或謂千年積雪，精瑩凝結，或疑燐火，或疑星辰倒影。然古木葉安能發光；千年積雪，峨眉無之；若謂燐火，則遊移之區頗廣；若謂星辰倒影，則佛燈所現之處，依余所見，多在懸崖絕壁之中。既無水田，安來倒影？近西人稱之爲螢光，傳峨山中有大螢長寸許，能發此光，但山頂高寒，天風凜冽，甲蟲安能生存，且光強率速，更非螢光明矣。總之峨眉佛燈，尙待證實，既非附會所可解釋，亦非憑一己印象所可決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宇宙間萬象紛紜，人間所不能認識者正多，作爲一自然現象而欣賞之，斯爲得耳！

佛燈

何式恆

梵王棲息地

向夜寶燈懸

一點初疑葉

紛熒竟似蓮

辟支成古供

勝蹟賴今傳

冉冉靈巖下

光明徹大千

七 雪嶺大觀

杖策峨眉頂

天風吹九垓

杉迴幽谷合

徑仄白雲開

萬笏朝天起

千巖帶雨來

雪山看不足

冷翠滿蒼苔

——朱僕

峨眉絕頂，高一萬一千餘尺，西有千古之雪嶺，東有萬里之江流，登金頂而望，西域雪山，燦爛萬狀，誠奇觀也。故余以爲峨眉絕景，不在聖鐙，不在佛光，而在雪嶺。登金頂之翌日，曙光初動，卽起身登觀光臺，極目千里，朝昧未收。西望雲霓縹緲，長嶺迴環，崑崙餘脈，漂浮雲間，驟視冉冉似白雲；再望則雪嶺崔嵬，刻削萬狀。正西爲大雪山，少焉旭光注射，銀色插天，如瑤峯瓊壑，晃耀奪目。稍南而近，爲瓦屋山，稍北爲曬經山，皆方正如坪，高出雲表；聞由打箭爐入藏，皆須經瓦屋山下，邊徼之孔道也。西南二尖插雲，勢欲飛舞者，曰象林山；再南煙嵐縹緲，若有若無，爲雲南之索隱山。寒光浮動，不知在幾千

里外也。余昔嘗至阿爾卑斯山，觀終古之積雪，絕冰河，登極頂，歎爲偉觀。不圖峨山瑰奇勝絕之觀，又至斯極也！

觀雪山罷，歸臥雲庵稍憩，庵後冷杉森森，亭亭似蓋。因終年多雪，葉短而叢生，視山下松杉，更覺蒼翠。須臾煙收霧斂，青天一碧；山高氣清，萬里無雲；恍觀山靈，若傾平生。因杖策絕頂西行，冷杉叢中，一徑幽深，冷翠撲面。遙見雪山皚皚，曉日映之，晶瑩似銀，有一雪峯突出，高不知其幾萬尺也。相隔千餘里，望之儼在几席；高寒之氣逼人；天地冰霜，萬古如斯矣！因登千佛頂、萬佛頂、懸崖、千尋、略如金頂，據僧言：該寺猶高出金頂丈四，詎爲峨山絕頂；然嶙峋崔嵬，不若金頂。惟觀峨眉來脈，較金頂爲佳耳。

日旣亭午，更上觀光臺，以觀佛光。銀濤萬頃，滉漾似海，上窮碧落，下臨白雲，飄飄然非復人間世。須臾兜羅繚雲，平鋪下界，盡大地作琉璃海，巖岫漂流，若沈若浮，匡廬雲海，無此偉觀。少焉光從巖吐，彩乍上升，五色絢爛，儼然一輪，日愈斜，輪愈上，而圈亦愈大，卽所謂佛光是也。自來得觀佛光者，以宋范成大所見爲最多，記亦最詳。有所謂「小現」、「攝身光」、「清現」、「金橋」者，摘錄如左，以補余所未見者：

「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巳申後，逡巡忽雲出巖下，傍谷卽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旣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大聖跨象者。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丙申，復登巖眺望，……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緜雲，復佈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旣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亙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不可正視。雲霧旣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緜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最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諸山，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與巖正相值，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地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未雲物淨，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

按峨眉佛光，近世稱曰「峨眉寶光」，其成因全與日月華相似，蓋由於折光與反射作用也。考日月華之成因，由於天空滿佈冰針或六角形之冰晶雪片，日光經過時發生折光與反射作用，遂現彩環。其唯一差異之點，則為光之方向，蓋日月華多為直射，而虹與佛光多為斜射。夏日雷雨時，平地所見之虹，色帶之排列，日光之來向，與佛光正同。觀於范成大所記，佛光初現，為攝身光，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繼為大圓相光，橫亙諸山，既愈變愈大，「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終變為金橋，即雨虹也。范氏所記，詳見佛光變虹之過程，惟須有微雨，空中多水蒸氣，方可見之。其理雖無足奇，然光景奇麗，范氏獨得遍覽，亦可謂「得天獨厚」矣。

至攝身光中之見形現影者，德國哈蒂士山之勃洛克（Brocken）高峯，亦常見之，余於四五年登臨絕頂，嘗親觀此光。該地山民，初目為山靈顯影，稱之謂「勃洛克幽靈」（Brocken Specter）。一七九七年，旅行家 Hare，登山探索至三十餘次，始知影皆隨形，蓋即本身所投之影，特放大數倍耳。他如南非洲之 Pambamarce 山，亦嘗見同心彩環，因係西班牙 Uloa 氏所發見，故稱為 Uloa's Ring 焉。然則峨眉佛光，同此一理，初無足神奇者。

八 下山

二十七日向晚，發自金頂，擬從大道，（上山係行小道）作下山之計。歷八十四盤、閻王碓、鑽天坡，始至蓮華石，登既不易，降復維艱，每臨懸磴危棧，幾不自信，可以一日而上。至蓮華石，夜已昏黑，晚霧既重，暮雨又作。兼程而上，始以八時抵華嚴頂，因投宿焉。

一夜風雨，天明未已，得夢極不祥，殘更夢迴，涕泗滂沱，時曙光未啓，雨聲猶浙瀝不止。游子至此，黯然神傷，當有一絕云：

秋風颯颯雨絲絲



正是黃梁夢醒時

宿霧猶凝天未曉

征人淚灑杜鵑枝

登華嚴頂，望煙嵐出沒，四山寂歷，風景至佳；遠對洗象池，如懸巖上；而九老洞、洪椿坪諸山，亦隱約可觀。流連久之，遂發華嚴頂，歷初殿、長老坪、息心所、經仙女橋，下鬼門關，降觀心坡。始至萬年寺，寺爲山中大利，創自晉時，唐慧通禪師精修，唐人有聽廣濬禪師彈琴處，卽此寺也。宋改白水普賢寺，太宗敕建鑄大士銅像，並殿高十餘丈；真宗仁宗，俱有御賜寶供。明萬曆間，敕改聖壽萬年寺，寺前舊有大峨樓，疑卽今靈官樓，樓前有南戒名宗坊，左豎祇樹林坊。寺內殿凡七層：一毗盧、一七佛、一天王、一金剛、一大佛、一磚殿、一接引殿。下山者往往先至萬年寺新殿，側有白水池，白水秋風，爲峨眉山十景之一。

(註) 繼至磚殿，用磚砌作螺旋形，前後皆戶，略如城門，中供銅鑄普賢丈六全身騎象像，宋太宗勅鑄，爲峨山鉅製。磚龕內上三層供三千小銅佛，下層供五百羅漢，近多遺失，殘闕不全矣。再下爲毘盧殿，適值傳戒，法鼓頻催，禮儀嚴肅。嘗憶曼殊斷鴻零雁記，紀受戒一則，落髮旣畢，長老以悲緊之音唱曰：

「受戒行人，向天三拜，各答父母鞠育之恩，」受戒者皆泣不可仰。今見此景，不覺熱淚奪眶而出，蓋遁入空門者，多有難言之隱，旁觀者生無限同情也。下午過龍門洞，巨石岌嶮，劃然中分，半巖有圓龕，去水三四丈，窅然深廣；怒濤激越，卽龍洞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水清，非復人世。昔范成大嘗泛舟龍門峽，以爲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其洵然乎！夜宿報國寺，雨聲達旦。

七月二十九日，發報國寺，逕回嘉州，青衣江上，回首峨眉，見雲鬢凝翠，煙嵐橫黛。此中有余衣服迹，將永不相忘。他年有便，當再來名山，「期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翠壑，尙其鑒之！」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三日，記於歸航楚江之上。雲影山光，猶依稀夢寐間也。

（註）峨眉十景，見於峨眉山新志。清光緒間譚鍾嶽繪峨眉山全圖時，復另繪十圖，各附以詩。詩不見佳，其十景名目如次：

（1）金頂祥光（2）靈巖疊翠（3）聖寺晚鐘（4）象池夜月（5）白水秋風（6）洪椿曉雨（7）雙橋清音（8）九老仙府（9）大坪霽雪（10）羅峯晴雲

歸航

二十五年八月，余自峨眉歸航，直下三峽，橫絕雲夢，歷程萬里，始抵金陵。舟中多暇，記爲游草，非謂文辭足取，亦聊以記煙容雲態云爾。

八月四日，曉光中發自嘉州，宿霧橫江，巖壑雲封。過凌雲山，綠蘿蔓延，蒙龍一山，雖春亦秋，雖晴亦雨。又過青衣山，丹崖臨江，絕壁數十丈，而滿山寒籐絡秀，古樹翳青，滿目蒼翠，如入羅浮深處。舟下駛極速，一路煙雨霏霏，遠山隱現，澹遠似畫。十時過犍爲，當日來時，城遠在岸內；今日水漲，城樓臨水矣。過丹山碧水，懸崖橫出，岌嶮欲墜，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而幽谷四抱，谿壑縱橫，雨後漂流飛瀉，殊爲絕景。午至敘府，稍停卽開，入揚子江，順流而下，過南溪江，安納溪，南岸有一峯娟秀纖麗，似巫山神女峯，雲霞縹緲，風光極佳。黃昏抵瀘州，大水未退，市況蕭條，沿江一帶，燈火零落。夜旅客擾攘，未能成眠。

八月五日，曉發瀘州，大霧橫江，舟不能前。因小泊荒邨，觀舟人拉縴，雖順風使帆，但逆流而上，十餘人竭力牽舟，始徐徐上行。蜀道之難洵然。須臾日出霧斂，船繼續前駛，遙望青山橫黛，雙闕對出，知係合江。又過白沙江津，至觀音灘，江身逼仄，洪流湍急，巖石嶙峋，宛然三峽。又前過小南海，係一小島，孤懸江心，青林垂影，紺宇掩映，風光極麗。下午四時，始抵重慶。福和輪已泊對岸，因擺渡轉船。夜沐浴更衣，一洗風塵，酣睡達旦。

八月六日，拂曉卽起，遙望對岸，重慶在朝霧中。上午擺渡上岸，至朝天碼頭，逕赴青年會，訪蔡復初君，得家信一封，並 Dr. Strassl 自宜昌發信。月餘不讀家信，得之至爲欣慰。午刻應蔡宋二君之邀，在青年會小酌，得見華西大學教授西人費爾璞所編之峨山圖說，印刷頗佳，擬托友人在成都訪購之。午後，品茗公園，讀中國銀行所編之四川峨眉山，係導游性質，然強托風雅，每章之前，往往附以近人詩歌，辭意俱劣，商人重利，安足爲名山生色哉！閱讀一通，憑欄小立，見塗山橫黛，參差樹影間，風日流麗，澄江如練，景至綺秀。訪陳度羣君，峨山遊侶之一也，偕往通遠門外，品茗小酌，夜渡長江，月色

昏黃，天黯似漆，江流激蕩，不覺惴惴。抵輪已十一時矣。



西陵峽

八月七日，曉發重慶，宿霧未收，殘月猶明。過巴峽，曉風頗緊，回首巴縣，已沒雲霧中，上午再登甲板，見山光迎翠，煙嵐橫黛，吟詩一首云：

千里西陵峽

乘風一日歸

晴巒迎翠靄

曉月斂清輝

遠郭依山盡

煙嵐入眼微

朝雲無處所

縹緲望靈旗

順流而下，舟行至急，涪陵鄴都忠州，相繼而過，以下午三時抵萬縣。偕 Mr. White 登岸，先至北山公園半坡，訪蓉生家，登堂拜見其母，有女弟二，皆天真嫻靜，長名咏蜀，頗似蓉生。偕往西山公園，晤其叔介夫並其幼弟，西山公園建於山上，卻負青崖，下臨長江，風亭月榭，佈置頗佳，其規模之大，僅故都公園足以相擬。流覽一週，訪太白樓，淪為茶肆，乃擺渡歸船。夜寫平羌江紀行。

八月八日，曉發萬縣，下瞿塘峽，順流而駛，舟行頗疾。至夔州府，雲氣蒼茫，遙望巫山山脈，自東北來，石角磷磷，皆西南向，橫空亘雲，疑無去路，乃江流宛轉，夔門雄峙，鐵壁橫天，深束江流，風雲激盪，皆有怒色。峽中東風頗緊，舟行其間，惟聞風聲濤聲，雷馳電掣而已。成詩一首：

匝地丹崖立

橫天鐵壁青

嶙峋起石骨

馳驟走雷霆

峽東江流怒

山高雨霧暝

夔門天下險

白帝至今名

峽中水漲，高至一百八十呎，怒流奔騰，至爲雄猛，過巫

山縣，陽雲臺矗立峽口，白雲縹緲，宛似神女化身，成詩

一首：

巫山峯寂寞

幽壑思何深

煙雨封巖穴

荒臺橫古今

嶙峋青黛色

縹緲白雲心

悵望靈旗杳

高唐不可尋

巫山十二峯，所見八九，而神女峯獨爲娟秀，纖麗奇峭，

直上青雲。其下則石骨嶙峋，懸崖怒湧，三峽盡水石之奇，而以此爲最。



巫 峽

過空舸峽，煙雨橫江，杳不見底。舟

過峽口，風聲雨勢，排山倒海而來，千壑

流泉，景至鉅麗。山迴水轉，則又麗日當

空，雨餘青山，倍覺蒼翠。至黃陵廟，廟後

石崖如屏，作伏牛狀，頭角宛然，眼鼻可

辨，似覺來時更肖。又三四轉，始出西陵

峽；三峽欲盡，勢尙迤邐，更歷十二碛，始

至荆門。長江至此，行爲平流，須臾宜昌在望矣。黃昏大雨。晚飯後轉船上平和輪，設備甚佳，非江和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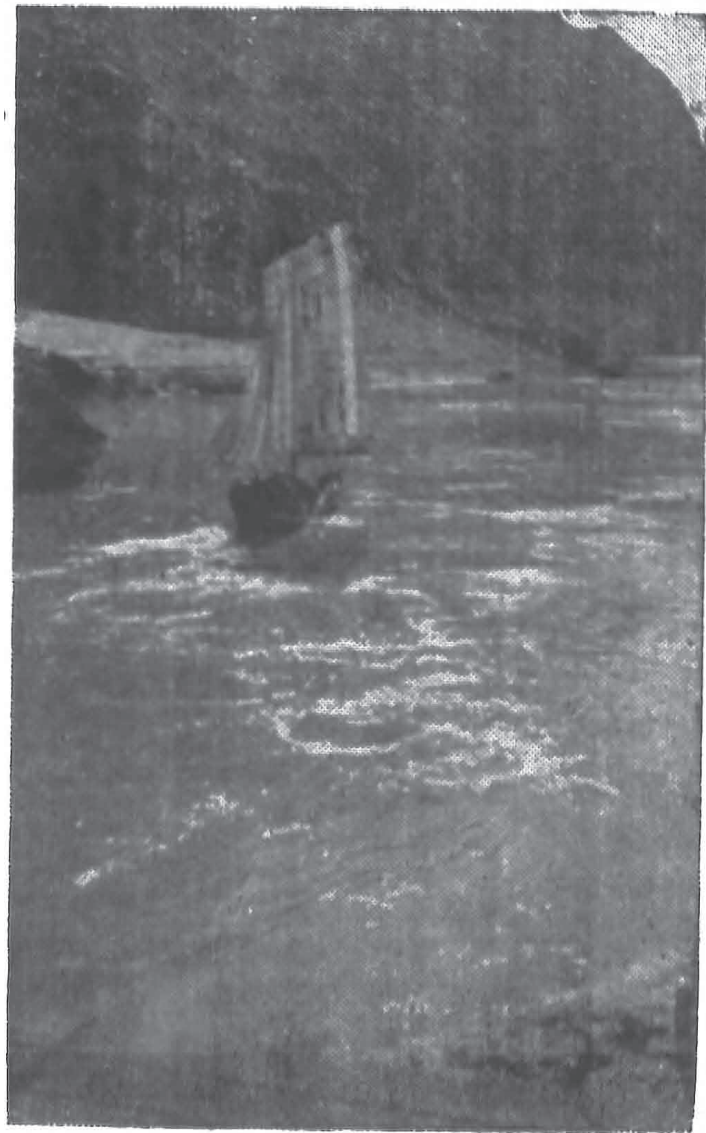
和可比也。

*

*

*

*



空 舸 峽

八月九日，舟泊宜昌。上午續寫平羌江紀行。傍晚，至宜昌散步，有東山公園者，在城東丘阜之上，三面重巒，下臨長江，形勢頗佳。登高遠望，雲山重疊，萬嶺之中，有石巖巉巖，高出雲表者，依稀猶認別

爲黃陵廟後之黃牛峽；又有一峯娟秀，縹緲天際者，想卽神女峯。大巫山脈，橫天亘雲，長江自深山峽谷中來，想見其怒。近顧對岸，青山弄影，煙嵐橫翠；夕陽斜照，風光極佳。燈下，續寫平羌江紀行。

八月十日，開始寫峨眉遊草。本日貨運未畢，船仍泊宜昌。

八月十一日，拂曉船開，十時卽至沙市，因運貨極多，故須至明日正午，方可啓程。午後，續寫峨眉遊草。向晚至沙市散步，前日水漲，沿江一帶，盡沒水中，今日始退，但所積淤泥仍多。燈下，閱書消遣。天氣酷熱，轉輟少眠。夜風雨大作，至甲板上遙望，但見濃雲密佈，電光閃爍而已。一枕雨聲，至曉猶未已也。

八月十二日，下午船始啓航。向漢口駛行，長江水漲，一望蒼茫。夜過新堤，入雲夢境，泚泚無涘。風聲水聲，時入夢寐，疑入峨眉雙溪，又恍如宿大峨寺，夜靜風迴，傾聽山濤時也。

八月十三日，晨登甲板，一望莽莽，兩岸大澤縱橫，全係雲夢景色。午後至城陵磯，洞庭湖入江之口也。向晚過嘉魚，觀赤壁，霞光燦爛，風景至麗。東望夏口，暮雲無際，風帆片片，掠水而來。夜近漢口，兩岸明燈，勢如長虹，因天晚雨甚，不及登岸，寫峨眉游草至終。

八月十四日，舟泊漢口，登岸訪友，至黃昏九時，船始啓程。

八月十五日，曉起已至九江，見廬山橫黛，神馳七嶺之間，因登岸散步，臨甘棠湖，登煙水亭，訪舊日遊蹤，見江山依舊，風物不改當年，小坐亭上，對山光雲影，成詩一首：

煙水亭邊望

匡廬嶺萬重

雲鬢凝翠黛

月鬢倚芙蓉

縹緲香爐影

崔嵬太乙峯

長懷高臥石

衣履有餘蹤

下午船開，對廬山白雲，悵望不已。晚過彭澤，小孤山矗立暮色中。次日晨抵蕪湖，下午二時，始至南京。鍾山蒼蒼雲外，如見故人。別來二月，山川無恙，而人事變幻深矣。計此次歸航，從嘉定至重慶爲二百八十七涇，從重慶至南京爲一千一百二十涇，共歷程一千四百零七涇，合四千五百二十八里餘，爲時十有三日。因輯爲一篇，以附入蜀記之後。昔明胡世安嘗三游峨眉，而三次所得印象不同，以爲『山靈富蘊，資取日新。』況以長江之大，三峽之奇，雲夢之廣，江南江北叢山之秀，煙雲變幻，瞬息萬狀，又豈可以曾游而略諸哉。

中華民國廿年八月廿二日

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98602)

入 蜀 記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朱 俊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南正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朱

